7701
S.50
30
7701

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УТК
Москва 1929 г.

1243

S. 44725.

1. Ши Цунь-тун.

1.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з журнал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итай" №1 - 1928 г.)
Стр. 1-30.

2. Дай Ин. - Критика теории Ши Цунь-туна о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з журнала „Большевик" №№ 4 и 5 - 1929 г.).
Стр. 31-90.

内 容

1. 施存統

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
(轉録自„現代中國"第一期)
(第1—30頁)

2. 惲代英

施存統對于中國革命的理論
(轉録自„波尔塞維克"第四，五期)(31—90頁)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Ц. И. К.

252819 у

Ши Чен-гун.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з журнал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итай" № 1
1928г.

中國革命底理論問題　　施存統

(一) 理論問題底重要

中國革命現在正遇到一個根本的危機。反動的勢力一天高漲一天，全國革命的分子都在嚴重的壓迫之下，全國大多数民衆都在水深火熱之中。別方面，整個革命戰綫已經鬧得四分五裂，革命同志互相猜忌，互相衝突，甚至於互相殘殺。全國反動的勢力和革命的勢力都在動搖不安的狀態之中。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切被壓迫的民衆，都要求出路，要求解放的出路，然而事实上，多半在彷徨歧路之中。於此，我們必須從理論上重新來探究中國革命問題，重新確立中國革命底科學的理論。

嚴格地說，過去中國革命運動中，並沒有嚴正的統一的科學的革命理論。在國民党方面，三民主義底名義雖然普遍了全國，然其內容却各有各底解釋，而且大多数人只認得『三民主義』四個大字。在共產党方面，雖然承認國民革命是中國目前社會底普遍需要，然對於國民革命的認識，大家很不一樣，尤其是對於國民革命和社會革命的關係，始終沒有確定的認識。過去支配中國革命分子底思想的，一部份是純外國的無產階級的理論，一部份是『老牌國貨』帶着極濃厚的封建色彩的理論，還有一部份是变相的資產階級的理論。我敢大胆地說一句：過去並沒有嚴正的統一的实際的科學的中國革命理論。一部份人只歡迎『舶来品』，另一部份人只愛賞『古董貨』，終始沒有建立起

中國自己的統一的实際的科學的革命理論。因為沒有這樣的革命理論，所以不能一致的共信，不能統一革命战線，不能統一革命領導權，以致行將告成的中國革命，不能不中途失敗。

雖都知道，現代中國底革命是國民革命。然而大家對於國民革命的認識，却很不一樣。有的人以為國民革命僅々是獨立自强的民族運動。有的人以為國民革命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又有些人以為國民革命是民族民權 的革命。也有些人以為國民革命是社會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一種革命。還有些人以為國民革命是含有社會革命性質的革命。凡此種々，理論至今還沒有一致，而且越鬧越分歧，有些竟是玄學化，宗教化，封建化了。因此，目前一個最大的需要．就是統一革命的理論（這是統一革命戰線底先决條件而且是基本條件），或者說建立正確的革命理論。我們應該採用科學的方法，站在大多数被壓迫民衆的立場，根據中國社會現实的状况及其在國際中的地位，確立中國革命底正確理論。有了正確的革命理論，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成功的路上去。

所以在這革命战線分裂，革命失敗的時候，我們應該重新研究革命理論問題，求得正確的革命理論，以指導今後的革命運動。我們應該很坦白地承認，過去革命底失敗，我們每一個革命者都應該負一部份責任，我們自己過去做了許多错誤的工作。這些錯誤底来源，就是因為沒有正確的革命理論做革命運動底指導。所以我們要指導今後的革命運動，第一要建立正確的革命理論。不過這個工作是很艱難的，斷非一二人底能力所能完成，尤非淺學寡識的我所能勝任。現在，我只就我自己過去的經驗和研究所得的結果，很忠实地發表出来，以就正於先進同志。至於我對於其它各種理論的批評，請

俟諸異日。

中國革命理論問題，是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我希望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努力細心研究一番，把自己研究底結果忠实地發表出来，以供大家底討論。

(二)中國革命底出發點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底一部份。現在是帝國主義統治的世界，全世界被壓迫民衆都在帝國主義的鐵蹄践踏蹂躏之下。世界革命底目的，就是要打倒全世界被壓迫民衆底死敵——帝國主義，实現全人類底平等。中國革命底最大目的，就是要打倒八十年来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实現全中國人民底平等。所以中國革命世界和革命底最重要的對象和最後的目的，完全相同，中國革命，必然地為世界革命底一部份。關於這一點，一切真正革命同志底意見，大体沒有什麼不同。

問題是在於中國革命這一部份在整個世界革命中占的什麼地位。世界革命有兩個構成部份：一部份是西方無産階級革命（還應該包括日，美），即資本主義先進國底社會革命；另一部份是東方被壓迫民族革命（還應該包括非洲，美洲），即經濟落後國底國民革命。中國革命當然是被壓迫民族革命中的一部份，不過是最重要的根本的一部份。倘使中國革命成功了，全東方被壓迫民族都会继中國而起革命，並且可以促進西方無産階級革命。從経済上從政治上從地理上觀察，都是如此。所以中國革命這一部份不但在被壓迫民族革命中占主要的部份，就是在整個世界革命中也是占極重要的部份。

然而問題還不在這里。在這程度以内，大家底意見還可以一致，沒有什麼大的

不同。但是一超過這個程度，追究到這一部份究竟是什麼性質，在世界革命中有沒有其獨立的地位，意見便不一樣了。在這里，過去顯然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認定中國革命在世界革命中有其獨立的地位，一種否認中國革命在世界革命中有其獨立的地位。

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有一種人以為中國革命（或一切被壓迫民族革命）在整個世界革命中是一個獨立的要素，和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一樣，都是構成世界革命的基本的要素。這種人認定中國革命有自己獨立的（特殊的）立場，以獨立的資格參加世界革命。真正的代表者是孫中山先生及其始終忠實國民革命以達到世界革命的信徒們。還有一種人以為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革命中只是一個附屬的要素，它只是無產階級革命底一個帮手（或工具），無產階級革命底附屬品。這種人不承認中國革命有自己獨立的立場，只認定以帮手的資格參加世界革命。真正的代表者是始終服從第三國際命令的中國布尔塞維克。（決不是他們現在罵為機會主義者的舊共產党員。其实，國共未分家前的中國共產党員，至少有一半是真正國民党左派。此事有機會當詳論之）。這兩種人底立場是不同的，在國共合作時代還不甚顯現，一到了國共分家，革命戰線破裂以後，便很彰著地表現出来了，最明顯的是表現於共產党底分化之中，由五六萬党員減少到一萬党員，便是一個最大的證據（根據『布爾塞維克』雜誌上所說的話）。由這種立場底不同，所產生的政策當然不能完全相同。過去革命領導權底不能統一，革命戰綫底終於破裂，雖有其它的重要原因，但至少總應當承認，這種立場底不同，是一個很大的原因。這是每一個革命的同志都應該深刻地反省的。

這種立場底不同，由於什麼原因？簡單一句話，由於被壓迫民族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兩者底出發点不同，

即東方國民革命和西方社會革命底出發点不同。被壓迫民族革命底出發点是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無產階級革命底出發点是解放整個無產階級。因為兩者底出發点不同，雖然最後的目的一樣，都在於打倒國際帝國主義以達到全人類底平等，完成世界革命的工作，但它們對於世界革命的態度及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却不一樣。被壓迫民族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是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第二個任務才是解放無產階級，是要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去解放無產階級；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是解放無產階級，第二個任務才是解放全体國民，是要在社會革命的過程中去解放全体國民。因為這種態度和作用不一樣，所以當前的主要任務結合形式，鬥爭方法等，也就不能完全一樣。而這些不一樣底根本原因，完全在於兩者底出發点不同。被壓迫民族革命和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底 出發点不同，是我們一切認識底基本認識。有了這個基本認識，才能了解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底正確関係。

被壓迫民族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底出發点不同，又是根據什麼原因呢？這完全是由於它們所根據的社會條件不同。現在世界上顯然有兩種不同的國家：一種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即壓迫國），另一種是受帝國主義壓迫或與帝國主義對抗的國家（即被壓迫國）。前一種國家是英，美，日，法，意，比等國（德國近来也加入了）；後一種國家是中國，印度，高麗，埃及，摩洛哥，波斯，阿富汗，斐律濱，尼加拉圭，爪哇，安南，緬甸等國，以及蘇俄，土耳其，即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社会主義的國家。這兩種不同的國家，現在正在明爭暗鬥之中，其勢決不能兩立。社会主義的蘇俄，在本國雖然已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来，然在國際上依舊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是一個被壓迫的國家（雖然在某種意義

上，和帝國主義國家處於均勢的地位）。不過這是一個特殊的問題（當然不是絕對的），此刻且不去論它。我們這里要討論的是帝國主義本國，和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兩者底社會條件，究竟有些什麼不同。從經濟上說，帝國主義本國，是以工業為中心的國家，有大規模的機器生產，有集中的生產機関和交換機関，生產已日益趨向於社会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却是以農業為中心的國家，多半是小規模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生產，只有很少的新式產業，全國經濟底生命都操在帝國主義手中，決定於帝國主義搜集原料銷售製品及投放資本這些要求之下。從階級上說，在帝國主義本國，階級分化十分清楚，社會劃然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階級（至少以這兩大階級為主），無產階級底數量雄厚，組織鞏固，意識明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階級分化還未明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很幼稚，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未能占決定的地位，人民底大部份還是小資產階級和準小資產階級（過渡階級），即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智識分子等，而且整個民族都在帝國主義底統治壓迫之下。由於這種經濟的及階級的條件不同，帝國主義本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底革命出發点，自然不能一樣。在帝國主義國家，要求革命的是無產階級，當然以解放無產階級為革命底出發点，且有龐大的生產機関為社会主義底基礎。當然可以直接实行社会革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要求革命的是整個被壓迫民族（在客觀上），不只是少數無產階級，當然以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為革命底出發点，且因為只有很少新式生產機関，當然只能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去完成社會革命。這是被壓迫民族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底出發点不同底客觀的原因。

中國是一個被壓迫民族。中國革命底出發点，當然

是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中國革命運動底歷史，就是說明這件事實的．近代中國革命運動，開始於中國革命底導師孫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決心從事革命運動，是在一八八五年，受了中法戰敗．北京條約成立的刺激．其後歷次革命運動，每次都與帝國主義進攻中國有直接的關係。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發生，中山先生到檀香山，美洲等處，創立興中會，鼓吹革命。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失敗，中山先生謀襲廣州城（九月），事敗陸皓東死。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破北京城，大肆屠殺搶掠，引起鄭弼臣在惠州起事，史堅如炸廣州督署，唐才常在武昌舉事，秦力山在安徽响應。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告終，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戰爭，為爭奪中國領土實行戰爭，昏瞶無能的滿清政府，一聲也不敢响，靦然宣告嚴守中立而不知恥，當然要引起民眾底憤怒與反抗，中山先生便於秋間在日本東京成立革命同盟會，越益積極努力革命工作。一九一三年，袁世凱投降帝國主義，取得大借款來消滅革命勢力，使中國重復陷入整個反動的局面，中山先生又把國民党改組為中華革命党，淘汰一切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的分子，重整 革命的陣容以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工具．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失敗，曹陸章喪權賣國，引起空前的群眾自動的『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發生，引起普遍全國的工農商學一致參加的最廣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並因此引起香港大罷工，促進兩廣底統一以至於出師北伐，收回漢潯英租界，逼得最大的英帝國主義讓步．這些事实，都是證明引起中國革命的最大的動因，是帝國主義的壓迫——經濟的，政治的及文化的壓迫．中國革命底出發点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打倒帝國主義以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從這一個出發点一直地往前走，必然地要達到非資本主義的民生主義。在這一個從民族主義到民

生主義的悠長的過程中，必然地要引起民眾底自覺，發生對於民權主義的要求以為鬥爭的武器。這樣便產生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成了被壓迫民族革命底根本理論。中國革命，事實上向來是在這一個根本理論之下來進行，雖然大家主觀上還不一定清楚地認識。這個革命理論，首創於孫中山先生，而其具體的完成，還有待於他底信徒底忠實努力。這是國民革命的基本理論，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有別。這個理論，不但適用於中國，而且可以適用有一切被壓迫的民族。中國革命只有在孫先生這個國民革命的理論之下才能完成，這好像帝國主義國家底革命只有在馬克思那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之下才能完成一樣。這兩個理論，不是互相衝突，乃是互相為用的。他們底出發点是不同，但是都要打倒帝國主義，完成世界革命。不過我們中國不是帝國主義的國家，沒有廣大的無產階級，整個民族都在帝國主義底統治壓迫之下，自然只有接受孫先生這個國民革命的理論，以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為我們底出發点。

「中國革命只有兩個系統，一個是承繼總理這一個國民革命的系統，另一個是承繼第三國際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這兩個革命系統底目的雖然相同，但是它們底出發点却不一樣，所用的方法也不盡相同。我們可以說，這兩個革命系統，一個由東而至，一個由西而來，走向同一的目的地。我們只能於這兩個革命系統中採取一個，不能在這兩者以外，憑空造出一個新的革命系統，因為它無論在客觀上或主觀上都沒有根據。中國共產党，現在採取第三國際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我們從中國現在的社會經濟條件上來觀察，可以斷定它在現在是走不通的。我們如果以客觀的態度，從歷史上從社会經濟状況上来觀察中國目前的革命，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承認現在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忠實地承繼

總理這一個國民革命的系統，以堅强的確信勇敢邁進，去完成中國革命的歷史的任務」。——見「革命評論」第一期我底「對於今後革命的意見」。

(三) 中國革命底社會基礎

中國革命底出發点，我們已經明白，在於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可是參加革命忠於革命的，事實上決不是整個民族，亦不能是整個民族。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在全民族中，有些人不但不來參加革命，而且還實行反革命；同為參加革命的人中，也有些革命性强些，有些革命性弱些，在革命中的作用很不一樣。這是什麽緣故呢？完全是由於他們底階級関係。因為全民族中，事實上是有許多階級的（雖然大半還不是嚴格的社会階級，只是一種社会層），各階級底利害不一樣，因之他們在革命中的作用也不一樣。大概最受壓迫的階級，革命性最豐富；受壓迫較少的階級，革命性較少；一方面受壓迫一方面又壓迫人的階級，有時可以革命，有時也可以反革命，革命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必然地會變成反革命；至於以壓迫別人為主的階級，就必然要實行反革命了。所以社会階級底分析，是革命問題中的極重要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不能分析社會階級的人，決不能真正懂得革命，尤其不能決定革命底正確策畧。我們要尊重科學，我們要承認事実。在科學上在事實上，我們不應諱言階級，而且也不能諱言階級。

中國社會底階級分佈究竟怎樣？中國社會底主要階級是什麽？要答復這個問題，首先要知道中國社會究竟是什麽社會。簡單地說，現代中國社會是一個國際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宗法封建社會。這個社會，包含着三個重要的要素，即宗法的要素，封建的要素和帝國主義（包含資本主義）的要素。就對外的関係上說，自然是帝國

主義的要素占了支配的地位，就對內的関係來說，却是封建的要素占了主要的地位．因此，中國社會目前的主要階級，還是封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農民，工匠，小商人，智識分子等），並不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國革命至今不能成功，其根本原因便是由於這種階級関係．封建階級是一個正在沒落的反動階級，再沒有力量去維持其統治的地位，穩定舊社會底固有秩序了．小資產階級是一個過渡的中間階級，日在動搖分化的過程中，雖有革命的要求，但不能獨立從事革命．資產階級雖有一部份是要求革命，然其数量和質量，均不足以領導革命，故不能引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使中國成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無產階級雖然是最革命的成份，然其数量只有二百多萬，組織訓練都還很幼稚，實際上也还不能領導革命，更不能單獨從事革命，故不能引入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使中國成為無產階級獨裁的國家．過去有些人以為資產階級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又有些人以為無產階級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其实都是自己欺騙自己，自己安慰自己的話，正経地說，都不是這麼一回事．有一個時期，國際無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是一個事实，中國無產階級自然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要素，然而中國無產階級並沒有真正取得革命領導權．近來呢，革命的勢力被封建階級領導到反動的路上去了，反動的封建階級重復穩定起來（其實依舊是動搖的），恢復他們底固有勢力，革命實際上差不多已経失了敗，至少是“革命尚未成功”，離成功還遠得很．其所以如此者，還是各種階級勢力互相作用的必然結果．

現在把中國社會底現實階級，較精密地分析一下．從革命的觀点看来，可以區分為兩個部份：一個部份是反革命的階級，別一個部份是革命的階級．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屬於反革命的階級，至少也是不革命的階級．

工人，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屬於革命的階級。我這種分類，完全根據於現在的事實．對與不對，還希望大家批評，指教。

先說封建階級，可以分做兩個部份：一部份是官僚軍閥，又一部份是地主。現在中國社會底統治者，還是這些封建階級。一切舊制度舊思想底代表者。就是他們．代替帝國主義直接統治中國的，也是他們．反抗革命運動摧殘革命勢力的主要角色，也是他們．他們是一切反革命勢力底中心，反革命運動底領導者（自然他們又受帝國主義者底領導）．在城市裏是官僚軍閥，在鄉村裏是大地主（或所謂土豪劣紳）。他們是中國革命底內部的最大障碍，他們和中國革命是勢不兩立的。

自從滿清專制的中央權力崩壞，辛亥革命中途失敗以來，全中國都成了分崩割據的封建局面。該地方底軍閥，就是該地方底皇帝。一切兵馬財政，生殺予奪之權，都握在軍閥手裏。對於人民，橫征暴歛，視為當然。命令即法律，『朕意』即聖言。所謂中央政府，不過是大軍閥底代辦機関（當然就是帝國主義者底代辦機関），由他們底帮手官僚來組成。官僚又通過借 款政策和利權割讓政策，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為帝國主義與軍閥底媒介人，自己則從中取利，藉喪權賣國以蓄積自己底『官僚資本』，形成中國唯一的財政資本家。無論在地方或中央，軍閥都須依靠官僚做他底工具，官僚亦須依靠 軍閥以圖自己底生存．軍閥和官僚，如左右手之不能相離。他們互相勾結以出賣中國，壓迫民衆，同為帝國主義底工具，中國民衆底敵人。袁世凱，段祺瑞，曹錕 ，吳佩孚，張作霖等軍閥和研究系，交通系，外交系，安福系，政學系等官僚互相勾結，把中國攪乱到如此不堪，就這種々成績底表現。現在舊軍閥舊官僚雖然已經死了或倒了幾個，然而他們

底實力依舊存在，他們早已改頭換面地重登政治舞台，而且新軍閥和新官僚還不斷地形成．從實際上觀察，現在的情形，可以說比以前還更壞，其橫蠻，兇暴，殘酷，無理，不知道比以前還超過多少倍．這種官僚軍閥的反動勢力不消滅，中國革命決無成功的可能，就是形式的統一也還做不到。所以革命了這麼多年，現在還是分崩割據的局面。民衆底痛苦，更不消說，只是有加無減了。我們如果真要使中國革命成功，真要解放全國被壓迫的民衆，第一非把這些反革命的官僚軍閥根本剷除不可。

這些官僚軍閥在鄉村裏的基礎，就是地主階級，尤其是大地主，或所謂土豪劣紳．地主階級尤其是大地主，一方面帮助官僚軍閥剝削農民，別方面帮助帝國主義搜括原料，所以他們是雙料工具，軍閥官僚底工具兼為帝國主義底工具。同時他們自己剝削農民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普遍租穀總在農民生產物百分之五十左右，全部剩餘農產品都握在他們手裏，差不多獨占了地方底農產品市場，農產品價格多為他們所決定，且侵及工人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底利益。他們由剝削農民生產品來蓄積資本，再以這些資本用於土地投機，有一部分變為商業資本，有一部分變為借貸資本，重復剝削農民．他們這種經濟上的優越權利，必然地要變成政治上的優越勢力。鄉村政權，實際上是握在他們手裏。所謂紳士，多半是他們底工具，依附他們而生存。他們是最頑固的舊制度底代表者，為一切反動勢力底經濟基礎．所以地主階級，至少是大地主或所謂土豪劣紳，和官僚軍閥一樣，是反動的社會成份．中國革命底使命，無疑地必須掃除這種反動的封建階級——官僚軍閥和大地主．

其次，說到資產階級．其中有兩個不同的成份：一

個是買辦資產階級，另一個是國民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這兩個成份，其利害很不一致，對於革命的態度也不一樣。買辦資產階級，寄生於帝國主義経濟之下，以銷售外國商品供給外國原料為責任，其利害與帝國主義一致，為帝國主義底直接工具，當然是反革命，決不會參加革命。國民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底経濟壓迫，不能發達本國実業，論理是應該反對帝國主義；並且還應該反對軍閥，因為軍閥連年戰爭，阻礙交通，使他們底實業無從發展。然而他們底力量過於薄弱，又多半剛從買辦階級脫離出来，或現在還兼為買辦階級，斷沒有積極參加革命的勇氣，更沒有能够領導中國革命向資本主義路上的去自信，所以過去雖然曾経一時參加過革命運動，現在實際上却已経脫離革命战線，與帝國主義及封建階級妥協，或竟投降帝國主義及封建階級了。所以國民資產階級，現在已経不是一個革命的要素，和買辦階級封建階級一樣，同為反動的要素了。現在中國底反動局面，在國內是以封建階級為中心，資產階級為幫手而形成的。實際領導這個反動運動的是國際帝國主義，尤其是英日帝國主義。

說完了反動的階級，應該接下去說一切革命的階級。前面已経說過，工人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都屬於革命的階級。這三個革命的階級，占人口底絕對多数，為中國革命底社會基礎。只要這三個階級能够結成鞏固的革命联盟，任何反動勢力都不難消滅。現在，我們且把這三個階級簡單地分析一下。

先說工人。其中可以分做兩個部份：一部份是近代產業工人（即無產階級），另一部份是手工業工人。全國產業工人約二百多萬，手工業工人約計四五千萬。這些工人，過去在革命運動中，是站在第一綫的，尤其是產業工人，常常做革命底先鋒隊。京漢路大罷工，

『五卅』上海大罷工，廣東省港大罷工等，都是他們最英勇最光榮的鬥爭。他們在全民衆中，實在是最革命的部份，已經有許多事實證明了。尤其是產業工人，因他們在生產中地位的重要，受了大規模生產的訓練，思想最進步，行動最勇敢，紀律最嚴明，是中國革命勢力中最精銳的一部份，在客觀上本來應該由他們來領導中國革命，不過主觀上現在還做不到。他們很多在帝國主義者直接支配之下工作，受帝國主義壓迫最厲害，最能認識帝國主義底真面目，在利害上決不能和帝國主義妥協，實為反帝國主義最澈底的成份。我們要使中國革命成功，首先便須注意這些工人，把他們組織起來，訓練成為最有力的戰鬥員。

次說農民。農民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又是負担租稅最重，生活最困苦的階級，在革命中當然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國革命，大部份就是農民革命。不得廣大的農民參加，中國革命決不會成功。不解放痛苦的農民，中國革命便沒有意義。中國最大部份的生產是農產品，農民在經濟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中國農民受了地主，官僚，軍閥，資本家，帝國主義者層層壓迫，已經苦得不堪了。最近連年戰爭，兵匪橫行，天災屢降，更把他們逼得叫苦連天，無法生存了。他們現在要求解放的呼聲是非常迫切的。他們只要組織起來，便是很有力量的。我們如果要使中國革命成功，非把農民這個偉大力量組織起來不可，也非解放廣大的農民不可。不過農民之中，階級關係非常複雜：有富農，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雇農等。富農在某種程度是剝削者，當然不會參加革命。自耕農偏於保守現狀，通常不能積極參加革命，然因苦於橫征暴斂，有時也能積極參加革命。半自耕農，佃農，雇農等，因受地主底剝削和生活底困苦，自然都能積極參加革命，尤以雇農為最。總之，農民

底大部份，客觀上都要求革命，而且也能組成革命的勢力，過去已有許多事實證明。現在我們底任務，就是要把這廣大的農民組織起来．

最後說到城市小資産階級．所謂城市小資産階級，指的是手工業者，小商人和智識分子（包括學生）。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因受帝國主義和資産階級底壓迫，日益趨於破産覆亡之途，在客觀上已無法可以挽救。他們除了積極参加革命以取得自己底利益外，已無其它求生存的道路。自然，他們在現社會中，還可以勉强苟延殘喘，然而其時期决不能長久．他們誠然是患得患失，革命性很不豐富，然而其生活底艱難，將使他們不能不参加革命，至少不能不同情革命。至於智識分子，由於求學求職的困難和目覩經濟破産政治腐敗等情形，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自然，少数上層智識分子容易因自己獲得『高官厚祿』『肥差美缺』而妥協而腐化而反動，然而多数下層智識分子决不能如此，因為中國目前的經濟能力决辦不到。無論帝國主義，封建階級，資産階級，在目前都不能完全收買這大批失業的智識分子，也不能殺盡這些智識分子。這些失業的或將失業的智識分子，為求自己底生存，只有革命一條出路。何況中國智識分子，在這幾年革命運動中已有相當的訓練，對於革命的認識已有相當的清楚．很多智識分子，不但已經懂得自己底命運和革命底関係，並且已經懂得自己在革命中的使命了．我們從中國客觀條件研究起来，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承認革命的智識分子在中國革命中是一個重要的要素，自然是要他們站在農工一方面，克服自己小資産階級的意識。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目前中國革命底社會基礎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産階級．（在某種程度内，遊民無産階級也是一個革命的成份例如中山先生以前運動過會党，

但他們决不能做革命底社會基礎。）這三個階級革命，現在都受着帝國主義，封建階級及資產階級底壓迫，當然都需要解除帝國主義，封建階級及資產階級底壓迫，而獲得自己底解放。這三個階級相互之間，利害雖不能絶對一致，然决無根本的衝突．工人和農民，固然大体上利害是一致，就是城市小資產階級，也只有與工農联結一起，跟着工農走，才能解放他們自己，因為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决不能解放他們。這三個階級目前的要求，實是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他們要求打倒帝國主義，以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民族主義）；他們要求剷除封建勢力，以建設革命的民主政權（民權主義）；他們要求建設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平均地主土地，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以消滅資產階級（民生主義）。即他們要求實現『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三民主義的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在只有這三個階級，才是真正要求革命的三民主義。也只有這三個階級結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完成國民革命達到世界革命。所以我們要使中國革命成功，首先應當鞏固這三個階級——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联盟．

（四）中國革命勢力底組織問題

要鞏固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联盟，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联合战线的革命党，集中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過去革命底失敗，就是因為沒有這樣的革命党，沒有統一革命領導權。今後要想革命成功，絕對地需要這樣的革命党，絕對地需要統一革命領導權。從経驗上從理論上考察，我都敢堅決地這樣主張。

現在先来考察過去國共兩党底組織關係。國共兩党底破裂，有些人痛罵共產党不好，又有些人痛罵國民党不好，還有些人專門怪某々領袖底不好。彷彿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只有别人錯，自己决不會錯。其实呢，大家都要負責任，尤其是自命為最革命的人，最應負責任，誰也洗不了乾淨。這是很沉痛的事，這些是々非々，我此刻也不忍去講它。我這里所要講的只是一點：就是國共分裂底組織上的原因。我們要知道，過去國共兩党這種組織上的關係，其破裂是一件必然的事。我希望一切革命的同志，按住一切的感情，平心靜氣地把這件事情回想一下，研究一下，不要把一切責任都推在别人身上，自己洗得乾々淨々。不負責任，是革命者最可恥的事情。

過去國共兩党底組織關係，是全世界沒有例子的。本来革命是創造的事，不必定要模倣前例，以前沒有例子，我們可以創造例子。但是創造例子，一定要有相當的客觀基礎，決不能單憑主觀隨意造出。我去年在武漢時曾経為了這個問題想了好幾十次，希望國共兩党不至於中途破裂，然而始終想不出很好的辦法，後来僅々在理論上勉強解決了這個問題，以答復同學底質問。這就是說國民党是以農民為中心的，共產党是以工人為中心的，農民和工人

252819

底利害，大体是一致的，可以合作到底，所以國民党和共産党也可以合作到底。當時鄧演達先生也為了這個問題非常煩悶，唱出國民党以農民為階級基礎的理論，並且到處宣傳這個理論，為貫澈這個理論計，身兼中央農民部長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主任，欲將國民党底階級基礎建立起来。這個主張，在理論上未始不能成立，然而在事实上，差不多始終是鄧先生唱「獨脚戲」，國民党方面並沒有群衆响應，共産党方面多數人只是在暗中好笑。因為當時兩湖農民運動底实權是操在共産党手裏，事实上決不能拿出来奉送給國民党，所以鄧先生雖然在高唱農民是國民党底階級基礎，实際却始終不能發生一點效果。這種事实上的矛盾，當時是沒有方法解決的，除非國共兩党实行合併。

過去共産党對國民党的關係，有兩個根本的矛盾：一個是對群衆運動的矛盾，另一個是對左派的矛盾。共産党在決議案上差不多每次都決定帮助國民党群衆化。強大化，然而事实上却始終不願把工農群衆直接介紹到國民党裏去（怕受資産階級的影响），只把一些小資産階級的學生介紹到國民党裏充數（因為他們橫豎是小資産階級）。國民党始終沒有建立起工農群衆的基礎，自己固然應該負很大的責任，共産党也應該負一部份責任。其次，共産党在決議案上每次都說要帮助國民党左派，使左派力量大過右派，然在实際上却始終妨碍左派底發展，拚命吸收左派分子到共産党裏去，左派始終只能做共産党底附庸，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力量。在共産党方面，為圖自己底發展，拚命吸收左派是當然的，然而左派却因此吃虧了，始終不能成為一個強大的力量，有些左派便因此不高興共産党或反對共産党了。实在說，過去共産党中，至少有一半是國民党中真正的左派，他們單為國民革命而加入共産党，並不是為無産階級革

命或信仰共產主義而加入共產党。他們有些是因為認定共產党訓練比較的好，為受訓練而加入共產党（因為國民党太無訓練了，連會也不開，費也不繳，消息也得不到），有些是因為受右派底攻擊，氣憤不過而加入共產党。我常々說：共產党發達得快，多靠右派底幫忙（因為他們動不動罵別人為共產党，被罵者索性做共產党了）；右派發達得快，也多謝共產党底幫忙（因為他們也動不動罵別人為右派，被罵者索性变成右派了）；最苦的是站在中間的左派，始終不能發達，而且還左右挨打。這種情形，直到現在，還是一樣，這也不是偶然的，原有其客觀的原因。

過去共產党，一方面是一個獨立的党，有自己底各級党部，有自己底特殊政策，有自己底獨立活動，有自己底嚴格紀律；同時又好像是國民党內的一個党，在國民党底各級党部中都有共產党底党團，許多重要的工作都在國民党內实行。這種組織形式，其發生破裂是必然的事。單純的國民党和跨党的共產党員，對於党的意識，勢必不能完全一樣。跨党的共產党員，因為共產党底組織嚴於國民党底組織，自然要以共產党為中心。單純的國民党員，因為只有一重關係，自然要以國民党為中心。由於這種党的意識底不同，雙方自然不能完全沒有隔閡和猜疑。在跨党的共產党員方面，有很多準備取國民党而代之（這雖然不是共產党底決議，但实際確有這種自然發生的現象），每天謹防國民党底反動，對於國民党存有一種戒心，因之力圖自己勢力底擴大，不肯多把工農群眾介紹到國民党裏去，對於國民党底党務也多不肯積極進行。在單純的國民党員方面，有很多準備有朝一日推翻共產党（有些是早已做反共的工作），每天防備共產党向自己革命，對於共產党存有一種恐怖心，至少對於共產党勢力底擴大，感着一種不安和懷疑，

因之都想自己組成一種勢力以為之備，有些小團体便因此發生，右派如此，左派後来也是如此。跨党的共產党員和單純的國民党員，對於宣傳三民主義的態度，也多不能一樣，比方說雙方都不願積極宣傳民生主義，但是各有各底態度：在跨党的共產党員，多半看不起民生主義，目為一種不澈底的欺騙農工的社會政策，深怕民生主義実行了（或宣傳普遍了）於共產主義不利，故不願意多所開口；在單純的國民党員，觀察完全相反，多半認民生主義是一種過激的共產主義，宣傳民生主義就要被共產党利用，為共產党張目，因之寧肯不要民生主義或不談民生主義。在過去，実在只有很少数跨党的共產党員和單純的國民党員，高興談々民生主義。這還就一般情形而論，現在單就左派和共產党底関係来說吧。在事実上，真正支持總理『容工政策』的是左派。所謂國共合作，実際乃是左派和共產党合作。論理，左派和共產党底関係應該是很好的，表面上的確是很好；然而実際上却充滿了懷疑心，你不放心我，我不放心你。党派底不同，共產党員既加入國民党，又不對國民党公開（事実上自然不能公開），雙方自然要發生隔閡，有些話彼此不能盡情而言，至少也要留一二分，或者彼此都要玩弄一點手段。在共產党人呢，向来有一種成見，以為一個人若還沒有加入共產党，無論左派到什麼程度，總還多少帶着小資產階級的色彩，不能算十分靠得住，因之對於左派，總有幾分不放心。在左派方面，因為自己沒有加入共產党，對於共產党許多事情不知道，而且自己底行動，多少不能不受共產党底牽制，自然而然對於共產党發生多少的懷疑和不滿，深怕共產党或者於自己不利。還有一點，就是共產党是清々楚々看得見自己底群衆的，而左派却始終看不見自己底群衆，有些以為群衆都是左派的，有些以為都是共產党的（実在，當時

在表面上也沒有方法區別）。由此種々事実，必然地要引到國共兩党底分裂，分裂本來是遲早的事。

固然，我也知道，國共兩党底分裂，有許多個人的原因；但是，我以為最重大的，還是由於組織原則組織形式底錯誤。在這種組織關係之中，実伏有必然破裂的素因，誰也不能專怪誰。我曾経根據過去的種々事实，細々做過客观的研究，知道過去國共兩党底組織關係，根本上不能持久，不能始終集中一切革命的勢力，統一革命的領導權。我希望一切革命重新勢力集中起来，革命領導權重新統一起来；但我不能贊成恢復過去那種國共兩党底組織關係，因為那是不可能的事。我相信総理底『容工政策』現在雖然不能実行（現在是國既不容共，共也不容國了），但這個政策底精神，依舊沒有錯誤。総理容共政策底根本精神，在於集中國內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我們不能説這是共産党底口號，這実在是真正國民党底口號），以完成中國革命。我們要使中國革命成功，決不能違反這個精神。但是過去的組織關係，決不能照樣恢復。聽説現在還有人主張恢復容共政策，其實完全不是這麽一回事。我們今後要集中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一定要改变過去的織組關係。

因此，現在有人主張國共兩党実行党外合作（各不跨党）。聽説現在的『第三党』（據『突擊』第一期説，他們底名稱叫做『中華革命党』，自稱承継真正的國民党的），就是這樣主張。我們看了他們底機關報——『突擊』和『革命行動』，很奇怪他們為什麽不批評共産党，為什麽還承認『工農暴動是下會階級對上會統治階級革命唯一的手段』，聽説他們原来是主張和共産党実行『党外合作』的，他們承認中國需要一個代表無産階級的共産党存在。無論從他們底刊物上和我們聽到的話看来，他們現在都似乎還沒有鮮明的立場。

他們自己既不肯承認是小資產階級的党，並且說如果是小資產階級的党還應該打倒；但他們同時又承認中國有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党存在的必要，主張和共產党实行『党外合作』。這顯然是一個很大的矛盾。他們既非代表小資產階級（如『突擊』所声明），又非代表無產階級（因為他們承認需要共產党代表），那麼他們所代表的究竟是什麼？他們或者要說，他們是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如果如此，無產階級底利益當然在內，而且占了很重要的一部份。但是這樣的党，只有兩個形式是可能的：一個是國民党內部容納了一個共產党，另一個是根本否認了共產党組織底存在，組成統一的联合战線的党。第一個形式是過去所採用的，事实已經證明它底不適當了，現在不必再行討論。第二個形式，他們又不採用，因為他們還承認中國有共產党存在的必要，主張和共產党实行『党外合作』，對於共產党採取不明不白的態度，至今還沒有鮮明的表示。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革命道路非常清楚：一條是組成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利益的联合战線的党，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去逐漸完成社會革命；另一條是組成代表無產階級的單一階級的党，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直接從事社會革命。需要前者便不需要後者，需要後者也不需要前者。我們只能於這兩條道路中選取一條，沒有徘徊四顧猶豫不決的餘地。

若除了上述兩條道路之外，去求党的立場，就只有承認自己是一個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党，因為小資產階級是一個社會事实，其本身並無所謂好壞，問題只在於他們在革命中的作用，如果他們需要革命又能夠革命，那就應該積極領導他們來革命，做一個孟雪維克盡他歷史的作用又有何妨。現在有些人一面痛罵小資產階級，一面又高喊『耕者有其地』的口號製造小資產階級，我覺得

未免過於滑稽。我這種話，也許有人（我想是一定的）要駡我替自己底階級說話；不過我可以很坦白地回答：我承認我自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我决不敢冒稱『無產階級』的美名，我是承認中國小資產階級只有革命一條出路，並且相信要革命必須和無產階級聯合一致去革命，但决不贊成小資產階級應該跟着無產階級或遊民無產階級去亂行暴動。（我决不否認暴動在革命中的需要，但是要有條件的。群衆自發的暴動，我們無法反對，但决不應該不負責任地去乱行煽動。革命不是賭博，革命党人對於群衆尤其是革命的群衆，是應該十分負責任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也曾経細々想過，想了許多次数，常々自己問自己道：中國革命需要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党嗎？這樣的党有成立的可能嗎？能够革命嗎？我以為這樣的党，在理論上可以成立，在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而且亦沒有這個需要。單獨小資產階級的党，斷不能克服小資產階級妥協苟安的心理，組織决不能嚴密，訓練决不能深刻，行動决不能一致，主張决不能一定。同時又看見有一個無產階級的共產党存在，心裏總不能不感着不安和疑懼，自己既不能積極地向社會主義的路上去，同時又深怕共產党從背後来革他底命。對於革命的前途既無確信，對於革命的進行自然不能勇敢。我曾経自己想過，如果就我個人来說，只要今天所走的路是對的，有革命的意義的，即使明天別人来革我的命，也沒有什麼要緊，因為一個人底生命在群衆中是很小的，算不了什麼。在我個人，從来不曾發生過誰来革我的命的奇想，因為向来以為如果我反革命了，當然要被別人来革命，算不了什麼一回事。可是群衆决不能這樣，群衆是希望有一個好的『明天』，群衆如果看不見有一個『明天』，便馬上會失去奮鬥的勇氣。一個革命党，一定要使他底党員

知道他底有望的『前途』，党才能發展，才有力量。過去國民党左派，多半缺乏這種自信。我親眼看見有些左派同志，自以為是共產党底候補党員：又有些左派同志，對於共產党勢力底擴大很感不安，然而自己又不能確定自己底前途。他們懷疑自己底前途，同時又懼怕共產党底發展。就是和共產党関係極密切的人，例如鄧演達先生，也有這種疑懼。我記得去年二月我剛到武漢時，鄧演達先生便對我講，國民党底出路只有自己趕快实行民生主義，向非資本主義的道路進行，不然便難免被共產党來革命。实在，過去國民党人怕共產党人向他革命，共產党人怕國民党反動，雙方互有戒心，互相準備，在多数人確是一個事实，雖然沒有経過一種决議。這種疑懼，多半由於一個錯誤的理論發生。就是認定中國有兩個革命，先由國民党实行國民革命，再由共產党实行共產革命。這個理論，彷彿國民党和共產党底多数人都很相信。其实，這個理論並非由於分析中國革命環境而得，一半是由於抄襲外國革命底理論，一半是由於反映過去國共兩党底組織関係。如果我們現在還要組織一個單獨小資產階級的党，去和無產階級的共產党実行『党外合作』，姑無論將來奪取政權時必然决裂，就是現在在群眾行動中也一定要發生衝突。除非這個小資產階級的党，完全是共產党底工具，或者暫時可免除重大的衝突。可是一形成了党，有了自己底群眾，必然會發生党的意識（利害不同姑不去說它），和共產党不同，遲早必因党的意識不同而猜疑，而衝突，而决裂。與其將來重演『國共分裂』的悲劇，何如現在早為之計。從理論上從事实上都可以證明組織單獨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的党（連農民党也在內），既不需要，又不可能。這樣的党，對於整個中國革命沒有什麼益處，其結果恐怕還要妨碍革命勢力底統一。我希望革命的同志們，不要做這

樣無效的企圖，以免釀成將來的悲劇。

歸根結柢，我底意思是主張組成一個切實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利益的統一的联合戰線的党，消滅其它一切的党。我贊成總理十三年改組國民党的精神和原則，但以為應當改變其組織形式，即國民党和共產党，不應再取以前那種混合組織的形式，而應採取化合組織的形式。我以為國共兩党底一切糾紛底總源，是由十三年國民党改組時起的。但是其錯誤決不在於改組原則和精神，乃在於組織形式。假使當時取消混合組織的形式，解散共產党的組織，採取化合組織的形式，使共產党化合於國民党，則國民党決不至於弄到這步田地，中國革命決不至於像今日這樣無辦法。當時國民党如能採取化合織組的形式，至少國民党底組織比現在健全，國民党底農工基礎比現在鞏固，革命勢力比現在統一，中國革命比現在有辦法。過去不能做到這一點，实在是中國革命底一大損失。現在我們經過了過去那樣嚴重的教訓，如果還不覺悟，依舊各逞私意，願意重踏過去的覆轍，其結果我們一定是成了中國革命和中國民衆底大罪人，主觀上雖為革命客觀上反而害了革命。我誠懇地希望一切革命的同志，第一不要各懷私意，第二不要再算舊賬（這筆賬讓歷史先生去算吧），第三不要妄想包辦，大家一致地團結起來，向民衆底敵人，革命底敵人進攻。我們想々：我們底敵人底勢力多麼雄厚：國際帝國主義者，新舊軍閥，買辦階級，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及其他一切反動勢力。他們已經結成了鞏固的反革命同盟，我們呢，還是互相猜疑，互相衝突，甚至於互相殘殺。我們全体联合起來，尚且敵不過我們底敵人，何况是自相衝突呢。這是我們底死路。我們要知道，反動的局面一到來，一切革命的分子都該死，甚至於稍為『不安份』的人都該死。過去的事实，已經給與了我們許多的教訓，我們難道還不覺

悟嗎？一定要等到死了才覺悟嗎？現在擺在我們面前很清楚的有三種革命勢力：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我們應該把這三種革命勢力一致團結起來，團結在一個革命的党裏。只有把這三個階級底一切革命勢力統一起来，組成一個統一的联合战线的党，才能統一革命領導權，才能解放全國被壓迫民衆，才能完成中國革命。我們現在應該盡一切的努力，為造成這樣的党而奮鬥。在客观上，這樣的党，無疑地只有忠实承繼總理這個國民革命系統的革命的國民党。總理十三年改組国民党，实際上就是統一的联合戰綫的革命党。現在的国民党雖然日趨腐化，但是我相信總理在群衆中的精神依舊存在，大多数下層党員依舊是革命的。我們應該承継總理十三年改組的精神，復活統一的革命的国民党。我相信革命的国民党在客观上是有群衆的，而且其群衆還多過共產党好多倍，不過々去指導不得法罷了。中国現在是絶對需要一個統一的革命的国民党，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国民党。有了這樣的国民党，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党也不需要了，勢非消滅不可。因為這樣的国民党，其本身已経代表了無產階級底利益，並且必須能充分代表無產階級底利益。有了這樣的国民党，中国革命必然地會走上非資本主义的道路，共產党要再革命也無從革起了。

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中国共產党决不會解散或消滅。自然，我也相信中国共產党决不會自動地解散或消滅，但我却相信中国共產党底勢力可以減少到很小的程度。只要統一的革命的国民党能夠充分代表無產階級底利益，共產党在無產階級中的勢力必然會減少，在其他階級中更不消說。我們從理論上從事实上，都可以證明中国共產党承継第三国際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在現在是走不通的。過去共產党勢力底强大乃是一種变態，

由於国民党太不努力。实際，国民党底群眾基礎，多過共産党好幾十倍，而且共産底党群眾基礎，同時也可以做国民党底群眾基礎。中国革命只能有一個，即三民主义的国民 革命。領導中国革命的只能有一個党，即統一的革命的联合战綫的国民党。這樣的党領導這樣的革命，在理論上 既說得通，在事实上也做得通。我相信我們可以革命理論及革命行動的努力，战勝共産党，使共産党自歸消滅。我並且相信，只有這種革命的努力，才能真正战勝共産党。什麼言論封鎖，壓迫，屠殺等々，不但不能消滅共産党，而且還要助長共産党底勢力，同時也就斷送了中国革命。我們如果不能相信自己底革命理論是對的，單憑言論封鎖以掩蔽自己底错誤，動不動加别人以『反動』的罪名，遲早必歸失敗。因為『愚民政策』如果靠得住，秦始皇底子孫就不會滅亡了。我們如果不以自己底革命行動在民眾面前證明，只以壓迫，屠殺来做維持自己權利的手段，動不動加别人以『莫須有』的罪名，遲早必把自己送到墳墓裏去。因為『專制主义』如果靠得住，歷代帝王都可以『萬歲萬萬歲』了。其实，只要我們自己底脚跟站得穩，哪怕别人底反對和攻擊。如果我們自信是革命的，儘可以不用怕什麼共産党不共産党。只要我們以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行動，自己積極努力革命，自然會消滅共産党。如果以反動的言論和反革命的行動，我敢斷言只有增加共産党罷了。

總之，要集中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完成中国革命，絶對地需要一個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産階級為基礎的統一的革命的联合战綫的国民党。這個国民党，應該承繼與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党，中国々民党這一個一脈相傳的革命正統，即總理這一個国民革命的系統。這個国民党，在主义上應該接受整個革命的三民主义，並發揚其革命性；在組織上應該承繼總理十三年

改組本党的全部精神，並堅实其基礎。現在的国民党是不好，我們應該主張根本改組，造成目前革命所需要的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為基礎的統一的联合战线的国民党。這是中国革命勢力底基本的組織形式。只有這樣的党，才能鞏固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联盟，統一革命領導權，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向非資本主义的道路前進。造成這樣的国民党，是一切革命同志和革命民眾共同的責任。這樣的国民党，將隨着民眾底需要和革命底發展而行『革命的進化』。這是每個革命同志都應該了解的問題。

（五） 結 論

由以上種々的分析，可知中国革命底出發點是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中国革命底社會基礎是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中国革命勢力底最高組織——革命党，就是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為基礎的統一的联合战线的国民党，而中国革命底前途，又必然地行向非資本主义，與世界革命匯合為一。中国是一個帝国主义統治下的公共殖民地，本国民族資產階級又非常稚弱，絕無能力領導中国革命，故中国自身底資本主义決無充分發展的可能，因之便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国家底經濟基礎，中国資產階級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以發展他們自己底社會。同時中国革命又以農工為主力軍（城市小資產階級居於次要的地位），農工階級底要求必不能以資本主义和民主革命為滿足，而其時代又適處於帝国主义開始崩壞（在俄国已經整個崩壞了）世界革命開始發動（在俄国一部份已經成功了）的時候，中国革命底一個主要對象——最主要的對象又是帝国主义，中国革命底策略又須联合世界上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所以其結果，不能不走向非資本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只有這一條出路，

其餘都是投降，失敗，決無革命的意義。中国革命只有一個，即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主張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為基礎，對外打倒帝国主义，對内掃除封建勢力，建設非資本主义的社會。簡單說，中国革命是一個要在国民革命的過程中去完成社會革命的革命。

指導中国革命的理論，是革命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提出中国革命底三個問題，指出中国革命底三個對象，並規定解決三個問題的標準。民族主义提出民族間不平等的問題，提出帝国主义為革命的對象，規定達到『国際平等』為解決民族問題的標準。民權主义提出政治上不平等的問題，指出封建勢力為革命底對象，規定達到『政治平等』為解決民權問題的標準。民生主义提出經濟上不平等的問題，指出『不利於農工之特殊階級』為革命底對象，規定達到『經濟平等』為解決民生問題的標準。這個三民主义，就是主張中国革命同時解決民族，民權，民生這三個問題，達到『国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目的。這是完全由中国客觀的事实反映出来的，十分適合中国革命的需要。所以中国革命，又可以叫做三民主义的革命。這個三民主义，從其主要作用上說，民族主义是中国革命底出發點，民權主义是中国革命底方法，民生主义是中国革命底目的。自然，它們相互之間，都有密切的關係，而且相互為用，相輔相成。不過就鬥爭底策略上說，目前應該集中於民權主义的鬥爭，因為方法比什麼還重要。總理底民權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差不多等於馬克思底階級鬥爭說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重要性。這一點在我們了解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中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革命是一個——帶有社會主义性的国民革命，適合中国革命的主义是一個——革命的三民主义；領導中国革命实現三民主义的革命黨，也只能是一個——以

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為基礎的統一的联合战線的国民党。『一個革命』『一個主义』『一個党』——這就是中国革命底一貫的理論。理論統一，組織統一，行動才能統一，革命才能成功。一切革命的勢力，在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革命的国民党之下統一起来，一致實行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從要求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出發，建設革命的民主政權，向非資本主义（民生主义）的道路前進，達到『国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目的，和世界革命匯合同流，這就是中国革命底唯一的出路。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切革命的民眾，大家一致努力吧！

5194

施存統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　　代英

蔣介石名下的理論家——施存統，
兩個革命系統，
施存統的階級觀念
施存統的理論是中国資產階級的圈套，
共產党，国民党，及其左派組織問題，第三党問題，
施存統退出共產党是不錯麼？

（1）蔣介石名下的理論家——施存統

許久不見了！我們的老　朋友施存統先生，現在居然成了蔣介石名下一個理論的健將了！

雖然他亦曾經努力的站在共產主義方面奮鬥，尤其是難得的，他曾經不顧友誼的向戴季陶周佛海等的曲說施行嚴厲的攻擊，并且曾經做過一篇澈底批評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文章，（因党的決定未曾發表）在那時他都認為這樣做是確實有必要的；然而，到了現在，一切都变了！自從許克祥唐生智諸將軍，強姦了汪精衛以後，趕走了我們這些对汪精衛等保持着許多幻想，沒有決心領導工農群衆為保衛革命血戰的共產党人，剩下了他在武漢「消極」，「煩悶」，「考慮」，從他的「悲痛中的自白」，決定了他自己新的「政治立場」。據我們看來，汪精衛之分共，顯然証明沒有無產階級工農的力量，小資產階級在豪紳資產階級压迫之下，一定是會走到背叛出賣革命的路上的。但據汪精衛自己說，他在去年四五六七月間，卻曾經「艱難苦鬥」，而且「為生平動心忍性之尤」。因此想到施存統的「消極」，「煩悶」，「考慮」，「悲痛」，而且據他說，他所以「不顧一切譏笑與謾罵甚至於压迫」，而投到汪精衛唐生智的脚下，

是爲的「奮鬥」，這些話頭，大概總是小資產階級變節失身以後一定應當要說的罷！

「悲痛中的自白」這一篇名著，據說曾經爲各家字號的国民党忠実同志所傳誦一時，可惜原文全篇我不曾拜讀，不知道這篇文章中間，還有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時所喊得很高的打倒蔣介石一類的意思否？我姑且假定施存統还不能認爲汪精衛的分共是一種反革命的行爲，但不知那時是不是因此亦便連帶否認了蔣介石屠殺工農是代表資產階級背叛革命，或者甚至於因此亦便連西山會議派的反革命一並都否認了。據他的「自白」說，「我於是覺悟了……我應該　站在革命的一方，與一切革命的分子協　力奮鬥，打倒我們一切的敵人」。誰是革命的分子呢？大概是汪精衛，唐生智，陳公博，張發奎，蔣介石，蕭淑宇……等一般人罷！誰是他们一切的敵人？不知道他亦與那般「革命的分子」一樣，將我们一般老朋友共產党人亦打算在他们的敵人之內否？

無論他的「自白」是不是反對蔣介石，自從寧漢安協以至於到国民党中央第四次大會以後，他的領袖，文如汪精衛陳公博，武如張發奎黃琪翔，都已經投降到蔣介石麾下了，他亦便一筆轉入「蔣記」賬下。可惜「這半年來」，「環境變遷」，不能如他所預　期，汪陳張黃都已經成爲失意之人，於是他亦不免「斷絕一切政治的及党的関係」。現在，時机不同了！蔣介石雖然名義上完成了北伐，統一了中国，但桂系乃至於其他各系封建勢力仍舊占着優勢，他们的絕对反動的政治，使人人都知道国民党政府完全是張作霖吳佩孚一樣的東西，蔣介石召集經濟會議，財政会議，交通會議，用種種方法想加強資產階級的政權，但這可以證明他有決心掃除一切封建勢力的軍閥　麽？正有如施存統所說，「中国資產階級決沒有徹底反抗封建階級的勇氣和力量，他们只

有跪倒於封建階級的脚底下」。蔣介石這一類的活動，不過只是想一方面藉資産階級的实力，来屈服桂系及其他封建勢力，一方面又藉這來欺騙工農群衆，以表現他的刷新氣象，而引導群衆離開革命的路上。為了這同樣的目的，蔣介石今天并用得着陳公博施存統這些「理論家」。

施存統或者不肯承認他是蔣介石的人，我們亦無從知道他最近在革命評論和現代中国等刊物上文字的努力，是有多少津貼和稿費的作用，而且我們亦不須証明蔣介石如何津貼陳公博辦革命評論的欵項，不過，無論如何，居然在党国之内，能得着如此的放任與保護，以大放厥辭，這當然不會是「蔣總司令」所認為無利而有害的了。何况革命評論是天天唱甚麼「擁護革命幹部」，認蔣介石汪精衛是他们革命的領袖，已經是洩漏了春光，他们的関係當然是更無容諱言。施存統或者要説，無論陳公博或者革命評論如何與蔣介石有関係，他自己却并不曽將蔣介石看在眼上，例如他在文字中曽經説明，「現在有些人假冒總理的招牌去做假革命的勾當，完全拋棄總理的革命主義和革命精神去投降敵人」，「總理革命的遺訓，已不復為有力者所記憶……這簡直是……革命的背叛者」，這不都是蔣介石的當頭棒嗎？但這種話不但施存統會説，每個革命評論圈檻中豢養的先生们都会説，公然承認蔣介石等為革命幹部的陳公博更會説，而且不但如此，便是蔣介石自己亦一樣会説呀！誰知道他罵的是什麽人？大概单单指的李濟琛黄紹雄所謂腐化領袖罷！至於從另一方面看，施存統一則説「不要再算舊帳，這筆帳讓歷史先生去算吧」！再則説，「一切舊帳也不用去算了，而且亦没有方法算得清楚」！施存統為什麼如是的怕人算舊帳，我想他的意思，大概是要催眠到使大家忘記了蔣介石乃至汪精衛等屠殺工農群衆的罪悪，以免防害他所謂「團結一切革命的（？）勢

力』的企图罷！施存統很奇怪第三党爲什麽不批評共產党，對共產党採取不明不白的態度，似乎还没有顯明的立場。他這種奇怪，我認為是有理由的。不過我亦很奇怪爲什麽他不批評蔣介石，對蔣介石採取不明不白的態度。他自己以為從『自白』以後，便有了他的明顯的立場麽？他的立場是什麽？

（二）兩個革命系統？

施存統站在他的立場上最大的發明，是中国革命有兩個系統，而且亦只有兩個系統，一個是承継孫中山的国民　革命的系統，以解放整個被压迫民族爲革命的出發点，在国民革命中去完成社会革命；一個是承継第三国際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以解放無產階級爲革命的出發点，中国革命只是以幫手的資格参加世界革命。他鄭重的說；『中国革命只有在孫　　先生這個国民革命的理論之下才能完成，這好像帝国主義国家的革命只有在馬克思那個無產階級革命的　理論之下才能完成一樣』。而且还說，『中国革命自有他自己的立場。』施存統並不毀謗馬克思主義，但匯合他這些意思可得一結論，便是曾琦馮自由諸先覺所久已喊出來的一句話，『不適国情』！嗚呼！施存統真可謂『覺悟』了！

不錯！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不能與資本主義先進国相提并論的，但施存統至少應當很知道，第三国際指導中国革命，從来不曾要中国死板的採用資本主義先進国的革命方法，例如施存統自己說，『過去国共兩党底組織関係，是全世界没有例子的』，就這一件事已経可以知第三国际指導中国無產階級参加国民革命，向來便已注意到中国特殊的国情，而有各種特殊的決定。施存統指斥那種『彷彿国民党和共產党底多数人都很相信』的先行国民革命，再行共產革命，是一半由於抄襲外国革命的理論，他又指斥抄襲法国革命，或是抄襲俄国革命，

都是一樣的錯誤。這些話可以說是对的。但 施存統最正當的態度，應當說明共產党從来没有這種抄襲任何一国的革命主張，第三国際亦從來没有這樣一類的指示，切不要有意無意的令讀者因為看了這幾句話，以為這便可以為反对第三国际或中国共產党的理由。假如施存統不能不承認我這幾句話，那便我要更進一步的問他，他所謂承継第三国際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以進行中国民族革命運動，便一定是「不顧中国国情，抄襲那一国革命」的意思麼？便是一定用資本主義先進国內無產階級革命同樣的方法，來求到中国革命最後的成功麼？假如不然，那便施存統不但没有理由說第三国際這一系統，「從中国現在的社會經济條件上 来觀察，可以断定他在現在是走不通的」，而且這一系統，是採取了各国革命的經驗，同時又参照中国特殊的国情，他所 决定的道路，總要比那個七拼八凑自相矛盾的孫中山主義，值得我們注意多了！

我不相信上面所說的纍纍理由是施存統所不了解的，大概施存統現在一定要咬着說第三国际那一系統怎樣不適国情，只是因為這一句話是一切搖筆作反共文章者的天経地義不可不說的話，施存統既然自己走到這一條路上，亦便只有這樣的說法。施存統雖然說起話來有許多做作，其实說到結果還只是曾琦馮自由那般人久已說過的話，反想起他從前駁戴季陶周沸海的理論時如何理直氣壯，一到自己離開了革命戰綫，說起話來便這樣子可憐了！

而尤其可憐的，是他說，孫中山那一革命系統，是中国現在唯一可能的道路！孫中山有什麼革命系統呢？一部三民主義，国民党的聖経，其中說起話來自己打自己的嘴吧的地方亦不知多少，再加上鮑羅廷瞿秋白起草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那便要將孫中山的嘴吧

把睡了！我看施存統所作「恢復十三年改組精神」那篇文章的体裁，我只有發笑！這種引經據典的辦法，我從前是很好做的，我從前 為了革命的原故，很想將孫中山所說的整理出一種系統，但我正因為想像這樣做，不知看出孫中山自己所說的是如何多的衝突矛盾，而且在其中只能找出很少有革命意義的話來，我在黃埔講三民主義，盡力的斷章取義的將孫中山所說有革命意義的 話貫串起來，然而我不能不忠实告訴那一般學生，孫中山所說確实是有很多自相矛盾，而且其中有很多話從表面看來是說不通的，我只有說，他的學說是逐漸演進，而且是好於為入立說，不可拘泥於文字表面上看。自然我今天將我過去的 事公開出來，像吳稚暉那般人一定更可以拿去作為共產党不忠实於民国党的一個証據；但我現在亦有些懊悔從前以為為革命的原故去整理那種三民主義，或者對有些青年還給了些壞的影响呢！（雖然我那時非常注意這一点）現在，我看革命評論諸先生居然在国民党整個反叛革命以後，又來繼續這個「偉業」了。尤其是施存統的整理方法，其斷章取義，頗近似我從前的辦法。我這樣做，得的結果是只覺得所謂三民主義的淺薄無聊，施存統這樣做，却竟推崇他到與馬克思的學說一樣的地位，而且还要說他是中国現在唯一可能的道路，施存統這樣研究理論，將小資產階級所謂「理論」是什麼意思，真是表現得再充分沒有了！

施存統所認為孫中山 的革命系統，是要求国际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三個標語，但即就這三個標語來說，孫中山思想理論的本身，有什麼「系統」可說嗎？說国际平等罷！他一方面偶然亦說到反對 帝国主義共弱小民族自決，一方却極力鼓吹漢族的特殊地位與特殊精神，而且在留聲机片中還夢想着「千邦進貢，萬国來朝」等盛況。說政治平等罷，他一方固然表示出普通選

举直接民权等主張，一方却又不肯主張蘇維埃制度，而横着區分人為先覺後覺不覺三種的謬誤观念，規定出軍政訓政辦法，劃分政权治权兩種，這樣，不但在他所謂憲政時期以前，一般軍人政客可以永遠用軍政訓政名詞壓制剝奪民权，便到了所謂憲時期，实際上治权仍舊只是在那般少数所謂「先覺」的手上，而這些所謂「先覺」，又只是由考試提拔出來，并不是民衆公共選舉出來的。說經濟平等罷！他一方雖說了一些贊美蘇俄新経濟制度，改良衣食住行等話，但一方却堅决反對工農自動手起來沒收土地，并且反对一切為改良経濟生活的階級鬥爭，他所供獻的，只是国家買回土地等做不到的空話，與用「超脫」的国家权力節制私人資本等不兑現的空想，除此以外，還有一個請求国际帝国主義幫助共同發展中国實業的偉大建議。孫中山有什麼系統可說麼？他自己一生，本來便只是隨處撿拾一點東西的新奇學說，來欺騙群衆，然而他却隨處有意無意的表露出他的封建落後的思想。我常說，孫中山的理論，還不如汪精衛戴季陶能够免強成一系統，當然更不如施存統。自然，這一句話，在現在还要受「国党」豢養，而且還要仗「総理」在天之靈以發達其生活事業前途的施存統，無論如何是不敢接受的。

我亦知道，施存統并不是看不出孫中山這些衝突矛盾，所以他說話時，在有些地方，已經預先留下了地步，他不簡单說三民主義，而要說「革命的三民主義」，這種用意，正如他不簡单說国民党，而要說「革命的国民党」一樣的。不過，我有幾個問題。第一，這所謂革命的三民主義，究竟是孫中山的国民革命的基本理論呢？还是施存統自己的国民革命的基本理論呢？第二，假如說這真是孫中山的国民革命的理論，那便顯然只說了他的理論的一方面，而且還并不是他自己所最注意的一

方面，其餘另一方面，例如大漢族观念，東方文化观念，「千邦進貢，萬国來朝」观念，先覺後覺不覺之區分的观念，反对工農自動手的观念，這大概是施存統 心目中的「反革命的三民主義」，但是，這能够否認亦是孫中山的国民革命的理論麼？第三，施存統明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他的反革命的一方面，而且這还是他的最重要的一方面，但施存統作文時，一時說「革命的三民主義」，一時說「総理這一革命系統」，既不將他的反革命方面指示出來，獨不怕讀者很自然的會將那些反革命的方面一并認為是你所謂「革命的三民主義」一部分嗎？現在，三民主義的理論家真多得很，最好笑的，是戴季陶的仁慈說，胡漢民的連環性說，吳稚暉的阿斗說，李宗仁的反社會主義說等等，施存統所深諱而不願發揮的「総理這一革命系統」中包含的反革命的基本理論，并不是便没有人去盡情發揮。究竟你们誰是老牌本號的三民主義呢？我老實說一句，從施存統汪精衛陳公博一直到吳稚暉李宗仁孫 鏡亞王崑崙以至於其他不知姓名的阿猫阿狗，各人的理論，都可說是「有聖人之一體」。孫中山真是集大成的「聖人」，他的學說中什麼都有，從黄色的社會主義到最落後的封建思想，都可以在他這一種垃圾桶式的三民主義「聖經」中找得出 來。施存統要講自己的革命理論，最好便是直接了當的講自己的革命理論好了，最好不要採用這種可以代表多方面意思的什麼三民主義的名辭，（自然我知道，這樣便不好領津貼，在革命評論中發表文字了），然後才可以免於混淆發生誤會。倘若施存統一定以為可以用「革命的三民主義」這一名詞，那便至少要說明你所說的，决不包含三民主義中那幾種「反革命的」方面，纔可以免強稱為理論家的態度。自然，這所說的，亦一樣的可以移送現在一切的所謂三民主義理論家，因為老実說，一切的

所謂三民主義理論家，都只是各就其便利之所在以發揮三民主義，正是戴季陶所謂「我池引水」的辦法，而戴季陶的理論，亦并不是什麽例外，三民主義本身，固然在革命的一方面，確實有比戴季陶高明之處，但同時其反動的地方，還有比戴季陶所說更醜惡更肉麻不堪的，戴季陶主義亦（難）不過是施存統式一樣的自己的理論而已。

然則，孫中山的革命系統是什麽呢？中国革命有兩個系統麽？假如說有兩個系統，施存統所說的另一系統，亦并不是孫中山自己有什麽可　供人承繼的革命系統，大概是施存統還正在努力冒孫中山之名以自己創造這一系統罷！施存統自己創造的這一系統，可以冒孫中山之名，便覥然自認為中国現在唯　可行的道路嗎？讓我們再研究一下子罷！

（三）施存統的階級觀念

施存統知道不諱言階級，而且他分析各階級对於革命的態度，大体亦是对的，但在其中却有意無意混進去了許多錯誤的观念，於是便型成了他這一種曲學阿世的『国民革命的基本理論』。

例如他說無產階級不能單独從事革命是对的，甚至於他說，中国不能引入無產階級的社会革命，使中国成為無產階級独裁的国家，在最近的革命一階段中，亦可以說是对的。中国共產党現在所号召的直接革命，很明白不是施存統所說『主張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是要無產階級直接起来領導一般工農貧民（括包城市貧苦小資產階級在内）完成民主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所領導的工農貧民苏維埃政权，因為只有這，可以保証中国革命非資本主义的前途，以轉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共產党这个主張，仍舊是汪精衛背叛以前第三国际所指導的関於中国革命的前途的一貫的主張。施存統乃至汪精衛陳公博等偷竊了那時第三国际所指示的『建立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革命的联盟』，與所謂『非資本主义的前途』的話頭，却否認了最重要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反回頭来想反对第三国际這一系統的革命理論，而争着說那是孫中山那一系統的革命理論，真是可憐可恥！自然施存統对於迪可的辯駁，有好些話是对的，但若藉此想暗傷共產党主張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甚至於說共產党大吹特吹土地革命是社会革命，共產党不要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革命勢力，一意孤行，一味暴動，這與一般反共的流氓所說共產党公妻，殺人，放火，領金盧布，住洋房，坐汽車，簡直是一樣下流無恥的造謠。至於

施存統以為中国目前需要民主革命，是他独到的發明，或者是孫中山的革命理論，這亦只是一般無聊国民党員所說反帝国主义是孫中心所發明的主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孫中山親手寫成的金訓（実际是鮑羅廷瞿秋白的金訓啊）一樣，不怕將識者的牙齒笑掉了！至於施存統如何否認無產階級的領導呢？他以為中国只有二百多万無產階級的產業工人，而這些產業工人还是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関係和思想，組織訓練都还很幼稚。不錯！但是施存統以為二百多万無產階級的力量是很小的麼？刷洗他们的小資產階級的関係和思想，加強他们的組織訓練，是不可能的事麼？二百多万便佔了四万万的二百分之一，只要能用各種政治経济的实际問題，継續發動群众的鬥争，從鬥争中切实的組織他们，而且從鬥争中使他们在思想與行動上一天天布爾塞維克化，縱然我们还承認有些客观不可勝过的困难，但無論如何，這二百多万無產階級，總可以變成一个偉大的力量。這種偉大的力量，是手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乃至於地主，資產階級中间，所能創造得出来的麼？在他们中間，有創造出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這樣偉大的力量的可能麼？施存統有什么理由否認無產階級的領導？不錯！用這二百多万無產階級，而且还不能訓練到理想的布爾塞維克化的力量，要想单独去直接实行無產階级革命是不可能的。但共產党從来沒有這種主張。共產党的主張，正是要領導一切貧農手工人以及一切城市貧苦小資產階級，換一句話說，正是要領導施存統所謂半無產階級或準無產階級，以至於下層的小資產階級（原諒我们，應申明像汪精衛陳公博施存統等上層的小資產階級在外），来直接完成民主革命，建立工農貧民的共維埃政权（还不是無產階級政权）。施存統有什麼理由，認為中国無產階級沒有領導這一種以後

的可能呢？

再說手工人，農民，施存統以及革命評論其他作文的人，都常々說，国民党分共，“把農工都分給共產党了”，而且都知道共產党对於土地革命曾経有非常大的勢力。但另一方面，施存統却要說，共產党是主張無產階級單独革命，陳公博更要說，共產党利用流氓土匪革命，這種理論真古怪得很！不錯！自然亦会有幾个沒有訓練的共產党員，有如国民党總理孫中山專靠運動会党進行革命一樣的浅薄观念，但這種观念沒有一次不受党的嚴厲糾正的，孫中山那種專靠運動会党的方法，在共產党内認為是一種下流的机会主义的行為。至於陳公博有時若要說雇農或失業農民參加暴動便是土匪流氓的暴動，自然是統治階級的自由；他所謂腐化的張静江李济琛等还更会這般說法呢！共產党的土地革命，正是目的在領導一切貧農自己起来要求解放，尤其是要領導施存統所謂最能積極參加革命的雇農與失業農民，所以直接提出沒收地階級土地的主張，使他们都可以起来參加奪取土地，成為民主革命的一部分重要力量。但施存統在這一点的意見是怎樣呢？他每次說到地主階級，便一定要加上“尤其是大地主”幾个字做尾巴，結論便是掃除反動的大地主，而將中心地主撇開不談；說到此時解決土地問題，他相信“最多只能移轉土地所有权，做到耕者有其田的地步”，自然就他這種口氣看来，便是要做到耕者有其田，完全滅絶地主制度，亦不是他所認為一定應求实现的事。在土地問題這一点，我至少可說，施存統还比孫中山的主張更搖動而落後，孫中山还能特别揭穿中小地主压迫剝削農民的罪惡，还能堅决的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施存統連這一点認識與决心都沒有，這大概亦因是為中国資產階級“沒有澈底反抗封建階級的决心和力量”，所以反映成為這樣軟弱搖動

的理論罷！　施存統既不一定要沒收中小地主的土地，這樣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对於大多數中小地主下的貧農有什麼関係呢？　陳公博对農民問題的主張是，農村自治，農村合作，二五減租，嚴禁高利貸，但完全不譚土地問題，他的理論是江西滿千畝者全省不过十家，土地並未集中到大地主之手。假如承認他的"統計"是真实的，那便可知依施存統的態度，江西農民參加民主革命，只有不过十家大地主之下的農民可以得着土地，所以施存統实际的主張，是與陳公博不談土地問題相差很有限的。陳公博的主張，能夠領導農民為剷除鄉村封建基礎奮鬥麼？假如陳公博所提出的農民政綱，是要靠"党国"用法律文告来实行，並不要農民自己起来奮鬥，那便鄉村的地主豪紳可以將這種法律文告看作一紙空文。　假如要農民起来，犧牲身家性命以與地主豪紳奮鬥，他们為什麼不可以自動手的直接解决土地問題，而限於陳公博這幾条改良主义的綱領呢？沒有勇氣解決土地問題，如何能領導他们起来奮鬥？　僅々打倒大地主，僅々在一省之内解決十家左右大地主之下農民的土地問題，能領導他们起来奮鬥嗎？　就施存統自己的理論，中小地主是鄉村封建基礎的一部份，而且还是最大的一部份，因為正由於中国土地未完全集中於大地主之手，所以剝削農民生產物百分之五十左右（实际好多地方剝削的比這更多）與大地主豪紳勾結联絡压迫農民的，每々是中小地主。施存統口口声々說，現在的革命是民主勢力对封建勢力的鬥争，但同時卻不堅決主張滅絕中小地主，這是什么理論呢？　施存統知道中国工人階級力量还不夠完成革命，知道要求農民尤其是貧農群众的革命力量，但他所提出来的辦法，卻偏々忽略了中小地主下大多數貧農群众的切身要求，這種革命理論，是施存統所謂理論上說得通，事实上做得通的麼？　卻还要不知天高地厚的来

批評共產党，批評第三国际這一革命系統，我想除非是蔣介石的屠刀可以帮助他的理論的力量罷！

其次，再說城市小資產階級！施存統是說过，小資產階級日在動搖分化中，不能独立從事革命，他在批評第三党的時候亦說，“集合若干小資產階級分子，也不会成為一種势力，終究要各找各的出路的”。這些可以說是正確的意見。他說，“如果我们存了一種鄙視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否認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只承認無產階級是革命的成份，把他们送到反動的路上去，我敢斷言，中国革命是一輩子不会成功的。”又說，“在中国革命而欲否認小資產階級的作用，簡直等於兒戲。”這些在大体上亦可以說是正確的，不过更嚴格說，他所謂小資產階級上面还要加上“貧苦”二字纔好，因為他亦說过，上層智識分子容易妥協腐化反動，当然在革命中不会有什麼大的作用，至於上層的工商業者，实际便是一種買辦或資本家，当然更不消說得了！是不是第三国际這一革命的系統曾經鄙視否認中国城市貧苦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呢？我以為施存統應当負責对人家說明，第三国际從来沒有這種無識的意見與兒戲的指示，不但如此，第三国际所指導的在中国所應建立的蘇維埃，还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士兵及城市貧苦小資產階級共同的蘇維埃，換一句話說，便是絶对排斥一切的封建势力，資產階級势力，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势力，而代表一切工農貧民利益的平民政治組織。所以若有人說，第三国际這一革命系統鄙視否認城市貧苦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那一定是無耻的造謠。至於說鄙視否認汪精衛陳公博施存統蕭淑宇及其他一般“三民主义学者”的革命作用，那自然是應有的事，对於這種妥協腐化反動的成分，便根据施存統自己的理論，亦是毫無疑义應当如此待对的。至於施存統批評迪可說，“統治者是城

市小資產階級"是一句笑話，但這卻並不是迪可所能負責的，施存統既不曾說明城市小資產階級只是限於城市貧苦的小資產階級，誰能說他不曾將許多"党国偉人"包括在內。譬如我要問一句，汪精衛陳公博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不是？假如不是，他们是什麼東西？是資產階級的小走狗麼？是封建階級的餘孽麼？假如是的，他们不是統治者麼？假如他们這種"党国要人"因為一時受了桂系排擠压迫便不能稱為統治者，那便还未能压倒桂系的蔣介石，亦不能稱為統治者，甚至於还在白崇禧黃紹雄压迫之下的李宗仁，亦不能稱為統治者，那真是未免"太客氣"了！像施存統這樣籠統的說城市小資產階級，因而很容易使人將汪精衛陳公博等乃至施存統自己這般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打算在內（施存統不要客氣，还說自己願意參加做一个窮光蛋，只要看你的生活與上海一般窮光蛋智識分子的生活有什麼區别，便可知道我說你是上層小資產階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於是由說到联合小資產階級，因而牽扯到联合汪精衛陳公博等，這便会革命歷史中鑄造出極大的錯誤。去年共產党在武漢的失敗，完全便由於我们誤認第三国际的指示，所以对上層小資產階級做了太多的妥協之所致，這種嚴重的教訓，我们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施存統要想藉說明貧苦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而又將"貧苦"二字取去，只大吹特吹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联盟，為汪精衛陳公博等反叛革命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欺騙群众，以間接為蔣介石効犬馬之劳嗎？那又何怪迪可有這樣一句笑話呢？施存統認為中国革命的困难，正因為偏要認識小資產階級作用的緣故，這一句亦有幾成道理。不过一定要說明，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只在於他们本身確实有革命需要之一点，假如对於本来没有什麼革命需要的上層小資產階級発生什麼幻想，那便

一定会被他们所唾弃。尤其要说明的，工农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联盟，只是根据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要求，領導他们参加革命，切不可因要與小資產階級联盟，而反轉减弱了工農的革命運動，更不可因要拉攏上層小資產階級，而反轉和緩了工農與一般貧苦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要求，這樣便是自己在革命的途程中開倒車，結果反轉使小資產階級加增其徘徊搖動，尤其是使上層小資產階級決心倒过比較更進攻猛烈的反革命方面去。去年我们在武漢的錯誤，完全便是由於忽略了這些原則的原故，而這些原則，在第三国際对於中国的共產党，很多是已經指出示來了的。例如去年汪精衛等在武漢製造出「工商業者」的一名詞，他们用這將一切大大小小的資本家都包括在内，說這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我们的党既不能明白指出他们的荒謬，反轉因為要遷就汪精衛拉攏上層工業主商人的意見，自己帮着他们限制手工業工人店員的經濟鬥爭，結果使資產階級與一般依附之的上層小資產階級日益抬頭，压迫工農，分共，妥協投降封建势力的空氣，亦日益濃厚，以致使中国的革命半途受一大的挫折。這顯然告訴我们，和緩工農與一般貧苦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要求，以拉攏上層小資產階級，客观上是反革命的。關於智識階級問題，誠然如施存統所說，「無論帝国主义，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在目前都不能完全收買這大批失業的智識分子，也不能殺盡這些智識分子。這些失業的或將失業的智識分子為求自己底生存，只有革命一条出路。」亦有些忘人說，共產党提出打倒智識分子的口号，再則有許多軟弱或叛脫離共產党的智識分子，亦会帮着散布這種謠言，以掩飾其不能奮鬥之醜处。还是共產党不要智識分子呢？还是在豪紳資產階級压迫之下，有些智識分子自己不敢継續在共產党中奮鬥呢？只要用施存統為一个例子，便足够說明白了！至於施存

統說，"革命的智識分子在中国革命中是一个重要的要素，自然是要他們站在農工一方面，克復自己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我以為不如更簡單的說明，假如真正是一个布爾塞維克化的智識分子，能够用他的技術與力量，在為整个無產階級利益的政治观点上奮鬥，自然可以給與中国革命一个大的帮助。此外很多下層智識分子無論其是否站在工農方面，都能够從合当的政治宣傳鼓動，望成一部份反帝国主义反軍閥的力量。至於一般上層智識分子，例如施存統这般人，他們既已很顯明的站在工農以外，而且沒有方法"克復自己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決不要夢想現在还会被人家認為中国革命中一个重要的原素。

再看他怎樣分析地主資產階級！ 他雖說"官僚軍閥在鄉村的基礎，就是地主階級"，雖說地主階級怎樣压迫剥削農民，但他所要掃除的封建勢力，却限於大地主而已。什么理由不主張掃除中小地主勢力呢？他說到資產階级沒有參加革命的勇氣，而且現在实际上却已經脫離革命战線，妥協投降於帝国主义封建階級了，他屢次說資產階級已經不是一个革命的要素，而且屢次似乎很堅決的說，中国資產階級決沒有勇氣和能力去完成民主革命。但是他又明說，現在是要團結一切民主的勢力反抗一切封建的勢力。在這裡，施存統又在賣弄他的小手法了！我要問一問，施存統所要團結的一切民主的勢力，資產階級的勢力不包括在内嗎？ 我想！ 一定包括在内的。 施存統明知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级性的，又明說團結"一切"民主勢力，会不包括資產階級的勢力麼？ 所以施存統所說團結一切民主勢力，实际便是說要團結一切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與一般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級，自然亦包括蔣介石，汪精衛，陳公博，施存統在内，以與封建勢力的敵人（自然是桂系為首）"奮鬥"。 既然包括了這些原素在内，這些原素

依照施存統自己所說，是不能積極有勇氣，而很容易爲他们自己的利益脫離革命战綫，妥協，反動，腐化的，這種團結一切民主勢力的革命的前途，会能够為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奮鬥到底麼？　自然不会的！　施存統或者以為這樣　說，是我们要逼他们佔在反動的地位，誠然！　因為他们這般人，根本立脚点便是反革命的，中国民主革命成功之日，亦便要是工農貧　民裁判他们這般革命叛徒的日子呢！

(四) 施存統的理論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圈套

施存統不但是為蔣介石說話的人，而且他實際是為中國資產階級　　預備下一個很好的圈套，利用民主革命運動的美名，轉移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眼光使不反对資產階級，而且使資產階級可以在民主革命名義之下，継續壓迫工農小資產階級．實際是消滅中国的民主革命。

我可以舉出施存統理論的八個特點．這八個特点雖然表現的形式不同，实際都是為中国資產階級說話的。

一．「中国革命得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是民主革命的階段，第二個是社会革命的階段。」這個階段的劃分，在革命的策畧上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此時」，还是民主革命的階段。「民主革命運動為中国目前革命運動的中心．今後革命運動，應該毫無疑義的集中於這一点。」

二、「民主革命完成了，必然地要走向非資本主义的前途。」「社會革命乃是民主革命發展底必然結果」、「中国革命只有這一條出路，其餘都是投降，失敗，决無革命意義的可言」。

三：「中国資產階級决沒有勇氣和能力去完成民主革命．建設民主统一的国家，所以决沒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資產階級的数量和質量，均不足以領導革命」．「中国自身底資本主义决無充分發展的可能，因之便沒有資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经济基礎，中国資產階级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以發展他們自己底社會」。「中国資產階级决沒有領導中國革命到資本主义的道路上去的力量。中国革命成功了，當然向非資本主义的路上　走，失敗了，依然受

帝國主義支配」

四、中国無產階級「在客觀上本來应該由他們來領導革命，不過主觀上現在还做不到」

五、共產党「只是無產階級的党，他的組織為其階級性所限，不能集中中国現時一切革命的勢力」，所以担負中国革命的使命是不可能的。「共產党承継第三國際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在現在是走不通的」。「共產党客觀上沒有完成中国革命的可能」。

六、只有工農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三個階級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实現革命的三民主义，解放整個被压迫民族，完成國民革命，達到世界革命。所以我們要使中国革命成功，首先应當鞏固這三個階級——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联盟」。「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工農底革命联盟，在理論上和事实上有都是根據的」。「要中国革命成功，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联盟是絶对的需要，决不能否認城市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

七、「中国現在是絶对需要一個統一的革命的国民党，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国民党。有了這樣的国民党，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党也不需要了，勢非消滅不可。」「我的意思，主張組成一個切实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利益的統一的联合战線的党，消滅其他一切的党」。「一個革命，一個主义，一個党，這就是中国革命一貫的理論。理論統一，組織統一，行動才能統一，革命才能成功。」「革命的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絶对需要，只有革命的国民党，才能集中目前一切革命的勢力」。「今後要想革命成功，絶对需要這樣的革命党，絶对需要統一　革命領導权」。

八．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同時要「增進工農的地位與利益（民生主義）」，但我以為……增進工農的地位與利益，在現時最重要的意義，便是促進民主革命的發展」。擁護農工的利益，乃是三民主义的天經地義．中国革命的天經地義」。「革命的国民党，能夠充分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共產党在無產階級中的勢力必然会減少，在其他階級中更不消說」。

這以上八点，有好些地方表面上是很左的，他似乎鄙視資產階級到了極度，而且似乎非常堅決的相信中国一定要走到非資本主義的前途。但這一類話，只要稍加一番解釋，而且合併起来看，便知道他完全是為資產階級說的。現在讓我來將他這些圈套點破：

第一，他主張中国革命分為兩個階段，目前應當集中於民主革命這一点，是什麼意思呢？目前確实是民主革命的一階段，但目前工農參加民主革命，若忽略了擴大自己的組織力量與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堅決反对背叛革命的資產階級，便堅决不能保障這一革命能依照工農的意志與利益而發展，决無法抵抗資產階級破壞革命行為，所以亦决不能保障民主革命的完成與非資本主义的前途。他一方再三說明，非資本主義前途是必然的，資產階級是絕对沒有力量的，一方卻要求大家集中精神於民主革命這一点，換一句話說，便是不要反对資產階級，不要注意到工農自己的組織與階級覺悟。再看他說，民主革命過程中，增進工農的地位與利益，亦应以促成民主革命之發展為主，那便可知，他一定會主張「為了民主革命」，積極的或消極的妨害階級鬥爭的發展，甚至於組織階級的發展，正如蔣介石「為了国民革命」，隨時提出限制甚至於取消民眾運動一樣。共產党的主張，中国革命目前確实是民主革命的一階段，但在這一階段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必須特別注意於加強工農組織力量與擴

大無產階級的政治影響，而且一定要特別加緊反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要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以工農為主力來完成他。所以，民主革命完成之日，亦一定便是工農貧民奪取政权之日，但這并不是說卽刻完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這是無常識的人說的話），而是要以工農貧民政權保障非資本主義的前途。所以共產党反对將目前這一階段，為民主革命的利益，不注意加緊反对資產階級。凡唱這種理論的人，一定是為資產階級欺騙工農妨害其組織與階級覺悟的發展。

第二，他說民主革命完成以後，一定走上非資本主義的前途，不然便是都投降失敗，決無革命意义可言，這幾句話亦都是正確的。不過，我要問，民主革命怎樣纔能完成呢？他或者要答應我一句，只要大家依照他的話來努力，自然會完成這一革命。但是這是如何欺騙人的話呢！他承認過去的革命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封建勢力的猖狂，與資產階級的妥協投降，他们又接受了帝国主義的領導。為什么有這一失敗呢？他說是由於革命的領導權不統一，又說是由於大家忘記了中国是一個宗法封建社會。這些鬼話完全只是故意想將真正的原因掩飾住，使大家不能看得出来。為什麼領導权不統一呢？從國民党改組到三月二十，国民党　实际在第三国际領導之下，我们可以看見中国革命一日千里的進步。自三月二十蔣介石企圖背叛革命，遂發生了領導权之争。武漢在反蔣前後，实際亦尚能相當的接受第三國際的領導。那時便有收回英租界，反对封建勢力，实行土地革命等運動。但蔣介石公開背叛革命以後，不久汪精衛遂漸走到搖動反叛的地位，共產党不能跟從他们反動，當然不會反轉去接受他们反革命的領導，（自然施存統等在外）於是表面上亦似乎發生了革命領導權不統一的問題。然而蔣介石汪精衛這樣爭領導权，真正是領導了革命

運動嗎？正是他們，將中国革命領導到今天這種失敗的地步！施存統忘記了嗎？即如說桂系的封建勢力今日之猖狂，第一不是由於蔣介石北伐時為了防共，而將李濟琛的勢力在廣東扶植起來的嗎？第二不是由於蔣介石在南昌時為了對付唐生智，分裂四七八軍的联絡，而使白崇禧有向江浙發展，李宗仁有向安徽發展的機会的嗎？第三不是由於蔣介石在南京時為了要謀自己建立政府，求助於白崇禧李濟琛黄紹雄等的上海会議，而使桂系在南京有很大的政治勢力的嗎？第四不是由於汪精衛在武漢時為了要联絡第三派反共反蔣，而使李宗仁白崇禧等居然在寧漢之間，佔了举足輕重地位的嗎？第五不是由於蔣介石在寧漢妥洽時，要以辭職引退，使桂系对汪对唐之間能夠提早破裂，而使桂系能在南京自組特別委員會，並且同時獲得向兩湖發展的機會的嗎？第六不是因為蔣介石要求恢復政权，而且鞏固他自己在江浙地位，將張發奎方鼎英錢大鈞等部隊調離廣東，而且放任桂系在兩湖的發展，而使桂系在今天所以有兩湖兩廣這樣廣大的地盤的嗎？第七不是因為蔣介石為要做成表面的統一，以提高他自己的政治地位，親訪李宗仁，電邀李濟琛，在北京軍事会議與南京国民党中央会議中，將桂系的政治地位一天天提高，而且最後，為取得國民政府主席的地位將南京的政權出讓給接近桂系的政客的嗎？這便是蔣介石汪精衛争領導权的結果！施存統便要說這由於領導权不統一，他還要認為非消滅共產党將革命領導權通々統一於蔣介石汪精衛之手不可（這一句話，施存統自己雖然未說出來，他既要一個革命的国民党，這個党的領袖無疑義總是蔣介石汪精衛，總還不會是剛々跪倒在汪蔣面前的施存統啊！）那樣的結果是什麼呢？至於說有些人誤用乱用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名詞，便以為這是人家誤認中国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会，而忘記他是一個宗法

封建社會，那更是笑話。誤用乱用科学術語的事，在中国實在是多得很，例如施存統在革命評論中屢次鄙笑那些誤用無產階級一名詞的人，然而便是革命評論中間，還有那種『農民暴動與加工製造無產階級』那樣笑破人肚皮的題目，這樣的怪話與怪題目，我敢相信共產党刊物中是不會發現的。但是，一般人誤用乱用這些名詞有多大関係呢？他们雖誤認地主豪紳為資產階級，誤認貧農無業農民為無產階級，但他们决不會有把中国社会誤認為資本主义社會的事，因為他们這種人根本便不懂什么叫做資本主義社會，猶如他们不懂什麼叫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一樣。他们会因為這些誤認，遂忘記了向封建勢力奮鬥，使封建勢力得以滋生長大嗎？决对不會的。他們誤用乱用名詞，結果他们喊着團結無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的時候，實際便是正在團結貧農無業農民向地主豪紳進攻——自然在這中間，尤其是在没有進步的無產階級意識領導的時候，多少的錯誤是會發生的，然而誰亦知道，在這種呼聲之下，兩湖廣東的地主豪紳確實已經受了許多農民的打擊。只有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的領袖背叛出賣革命，使封建勢力乃至帝国主义的勢力逐漸澎漲起來，纔將中國的革命引到今天這種失敗投降的地步。既然如此，那便在民主革命的過程中，一定要特別反对資產階級及上層小資產階級破壞革命的行為。施存統完全不將這種事實指明出来，卻只顧說中国革命只有一條非資本主義的出路，他同時又很明白的要用『團結一切民主勢力』的口號，將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引進革命的戰線中間，而且實際是要將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級組織在他們的代表者蔣介石汪精衛等反革命的領導之下，他這樣做，不很顯明是為資產階級欺騙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級群众麼？

第三，他說，資產階級不能領導革命，不錯！中国資產階級絶对是反革命的。假如我们不注意加緊反对資產階級，只要群众在資產階級反革命的領導之下，他们便會領導革命到失敗的路上，使中国依然受帝国主义的支配。中国自身底資本主义誠然無充分發展的可能，中國資產階級誠然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到資本主义的路上，這猶如他们連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民族革命，都决不能領導到成功。但中国資產階級不但是最軟弱無能力的一階級，而且還是最反動無恥的一階級。他们不但不能領導甚麼革命到最後的勝利，而且常々還要為他们自己的利益，直接成為反革命的領導者，出賣革命於帝國主义。举幾個例來說：商團事件，孫中山都是非常游移沒有奮鬥的决心，胡漢民更是準備投降；劉楊戰爭時，汪精衛胡漢民在開戰前還在為求妥協奔走；至於那一般国民党右派『老同志』，要求其能在一切革命的進展中站上前線去奮鬥，更是像死猪一般打不上去；上海的資產階級及其學者，即最投機的例如虞洽卿王小籟楊杏佛陳布雷等，亦沒有一個人不是在北伐軍到來以前，保持其灰色模稜的態度。等到倚賴着許多工農及貧苦小資產階級，許多共產党員与其他革命的左傾勢力的努力，使革命在他们所引為痛苦的『赤化』中得着了大的發展時，這般人都佔攏來了，他们賣了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級，清了共，反了赤，一個個都成了革命的元勳，於是乎革命的意味亦一点沒有了。施存統亦說，『近來呢！革命的勢力被封建階級領導到反動路上去了，反動的封建階級重複穩定起來』，『自然他们又受帝国主义者的領導』，資產階級『現在實際上都已經脫離革命戰線，與帝國主义及封建階級妥協，或竟投降帝国主义及封建階級了。』但是，我要問施存統，為什麼中國革命會被封建階級帝国主义所領導？中国資產階級既然將革命出賣給封建階級帝国主义

，是不是我們還要將他團結在民主革命戰線之內呢？我們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應當如何對付資產階級？老朋友！你是明白的，不要昧着心裝聾作啞！這些問題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答覆。讀者切不要看見他說中國革命，必然向非資本主義的路上走，便以為他這種話一定不會只是為資產階級幫忙，須知他說革命必然向非資本主义路上走，便是不要人們準備對資產階級奮鬥。假如遇着資產階級挾其在社會上已成的勢力，來破壞革命，他以為一定應當奮鬥嗎？一定有力量可以奮鬥嗎？從前我们共產党正因為太忽略了資產階級的力量與陰謀，所以居然被他们將革命破壞了一次，而且在這時候，顯然看見許多日平非常輕看資產階級的人，臨時竟然動搖而投降於資產階級了（施存統便是一個）。現在施存統又來叫我们千千萬萬不要看重了資產階級所佈的一切騙局，這是什麼意思？

第四，他說無產階級現在主观上還不够領導革命，這更是胡說了！自然我們不應當有過於誇大無產階級主观力量的幣病，而且我們一定應當積極努力以加強無產階級的主观力量，但是不是因此，便可以證明無產階級不夠領導革命呢？只要承認中国革命是需要一種力量領導的，二百多萬產業工人，無論其本身有如何的弱点，未必其力量不如汪精衛陳公博個人麼？未必其力量還不如蔣介石與他所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麼？施存統一定要說，他以為無產階級的力量，總不如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联合起來的力量，為能領導中國的革命。這樣的話，若非表明他自己的無常識，便一定是有意欺騙人家。工農小資產階級三個階級联合起來，去領導革命，但三個階級彼此間便沒有誰領導誰的問題了麼？是工農受小資產階級領導麼？是農民領導工人麼？是手工人領導產業工人麼？假如這三個階級間，用不着誰領導誰，

這三個階級联合起來，怎樣決定他們的行動呢？不錯！施存統的意思，是要將這三個階級联合起來，去接受他所謂革命的国民党之領袖的領導，他口裡說，他是要這三個階級联合起來領導中国革命，实際他却是要藉此拐騙得使他們受蔣介石汪精衛等的自由擺佈。他說，中國無產階級在『客觀上本來應該由他們來領導革命，不過主觀上現在還做不到。』大約他亦是以同樣的邏輯，認為蔣介石汪精衛等在客觀上本來不應該由他們來領導革命，不過主觀上現在卻已經做到了罷！（实際只是反革命的領導者而已）哑！這便是施存統之所謂理論麼？中国無產階級站在領導革命的地位，是毫無疑議的，若沒有任何階級力量更能比無產階級的力量強大，誰亦不能否認這一個天經地義！

　　第五，他說共產党為其階級性所限，不能集中現時一切革命勢力，這又是閉着眼睛胡說！一個党要集中一切革命勢力，是一定要將這一切勢力都吸收於他的組織範圍以內的嗎？這只有封建社會形式的國民党有這種荒謬的辦法。國民党雖然已經整個的背叛革命，但始終不忘記包辦一切，要每個做事吃飯的人都一定要加入国民党，不加入國民党便絕對不許做事吃飯，無論国民党本身如何腐化反動，凡在國民党以外從事革命的人一定要殺頭！陳公博說了一句『不應該站在党的立場』，幾乎成了一件文字大獄。施存統亦明白主張『一個党』，『消滅其他一切的党。』自然，用這種党閥的觀念來談問題，難怪他懷疑共產党不能集中一切各種程度的革命力量在一個党的組織中間了。但有能不為階級性所限，而集中一切革命勢力的党麼？表面看起來，国民党便是這樣的一個組織，然而国民党中現在所包含的小資產階級，实際不過是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俘虜而已，工農則顯然變成了他們的敵人。施存統所鼓吹的『革命的國民

党』能够做成這樣的一個組織麼？　他實際仍舊準備將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包括在內，他亦不過要將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級當猪仔賣給他們而已！共產党在党的組織方面，他確実只限於吸收一切無產階級及其他無產階級化的革命分子，但他要靠他在民主革命運動中英勇的奮鬥，使一切工農城市貧苦小資產階級群众團結在他的周圍，以共一切革命的敵人（施存統在内）决死戰！只有在战鬥中能集中一切革命勢力，决不是在党的組織上去集中一切革命勢力。在組織上，各種工會，農會，及其他貧苦小資產階級的職業團体，一定有他們自己獨立的地位，决不像國民党將一切民衆組織當做他的荷包裡的東西。　共產党只是用自己革命的主張共行動，號召一切革命的羣衆起來，為他們自己的利益，團结在共產党旗幟之下共同奮鬥！共產党决不贊成用党的名義直接指揮干涉各種群众组織的事情，更不會有国民党要每個群众組織都紀念他們的『總理』，擁護他們的中央等類的醜惡肉麻的事。但究竟是共產党還是国民党能集中一切革命勢力呢？國民党根本已經是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反革命的联盟了，現在僅々靠蔣介石的屠刀共江浙資產階級的金錢留存着一個死屍，還說什麼集中一切革命勢力麼？

第六，他說要结成工農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联盟，這雖然是偷竊第三國際的一句口號，但他既然否認了無產階级的領導，又不肯將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顯明的劃分到革命联盟以外，他的用意何在呢？　你只要看他一面説，城市小資產階級只有跟着工農走，才能解放自己；一面馬上又說：『我不贊成小資產階級應該跟着無產階級……去乱什暴動』，便知道他所以一定要推尊城市小資產階級是革命中『一個重要的要素』，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他不但是要用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一名詞將他

们那一般上層小資產階級混入民主革命的戰線，而且還想實際使他們站在領導工農及城市貧苦小資產階級的地位。是不是共產党的意思，是主張小資產階級或任何人都應當跟着無產階級「去乱行暴動」呢？這又是一句極頂無常識的話！只有離開了無產階級領導，被農民的意識，甚至於被其他游民無產階級意識所領導時，有所謂乱行暴動。這種乱行暴動的事雖然是為了反抗国民党反動而自然產生的，共產党始終認為應嚴厲加以糾正，而且過去已經用了很大的力量去糾正這種傾向，顯然表現出來很大的效果。至於無產階級羣众，尤其是在國际先進的無產階級指導之下，會有乱行暴動的事情麼？若懷疑不肯信任無產階級的領導，反轉要以小資產階級乃至於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去領導無產階級，這種「理論」真是狗屁胡說，笑死天下人了！

施存統知道小資產階級『日在動搖分化』，『不会成為一種势力』，這種日在動搖分化不成一種势力的小資產階級，反轉可以領導任何别的階级嗎？老实說，施存統自己是没有理論的，但他不过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一定要將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级与上層小資產階级組織在一処，而且要使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级接受上層小資產階级的領導，而切不可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一定要這樣纔便於為資產階级欺騙工農群众。施存統說，中国現在所需要的，不是任何一階级的党，是要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联合战線的党，他的用意並非是要藉『联合战線』一語將实际領導权移轉到上層小資產階级手裡而已。共產党現在不主張什麼『联合战線』，不準備与任何資產階級乃至小資產階级開什么联席会議，進行什么協商，共產党只是主張以無產階级領導工農及城市貧苦小資產階级為他们自己的利益奮鬪。共產党一定要特别加强無產階级的領導，加强城市工作，擴大深入土地革命，使城市小資產階级能够減少其動搖的態度。共產党决不忽視城市小資產階级，但非常堅决的認為一定要以工農群众来影响小資產階级，决不能稍為使工農群众遷就小資產階級動搖的態度，因為非如此便会不能保證革命前途的發展。這与施存統的学說有如何的不同呢？施存統不要無產階级的領導，却半吞半吐的要那種動搖的小資產階级的領導，這还可以說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实上做的通』的办法嗎？

第七，他說中国現在需要一个统一的革命的国民党，消滅一切其他的党，這更是顯明表示其反動欺騙的話了！從什么地方会有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呢？挪施存統自己說，『国民党始終没有建立起工農群众的基礎。』『單純的国民党員——多半認民生主义是一種过激的共產主义——寧肯不要民生主义或不談民生主义』。『過去——国民

党不努力』。『現在……許多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的分子，都可以混進国民党裡来，甚至於把持操縱了党部』。『过去革命的失败，就是因為和反革命派妥協！現在又到了一个和反革命派妥協的時期了！到処充滿的妥協精神！国民党革命精神的喪失，可以說就是因為妥協兩个大字！而然革命和妥協是不兩立的，有妥協便無革命』『党員……一味莫名其妙地跟着少数有力者胡鬧！今天被强迫擁護這一个，明天又被强迫擁護那一个！党員和党部差不多变成了擁護个人的工具！』哈哈！够了！国民党有這樣光荣的歷史，而這樣光荣的現状，是施存统所以認為必須為国民党奮鬥的嗎？施存统不要太相信了你們『総理』的不妥協精神！自然孫中山比宋教仁汪精衛戴季陶是要稍强一籌的，但是国民党便在他自己的領導之下，亦有很多妥協的美談！我是曾经在黄埔教过国民党史的，讓我從頭数給你聽罷！第一，是孫中山对李鴻章的上書，要為滿清貢富强之策；第二是同盟会綱領主張要求列强扶助中国革命；第三是民国元年孫中山对宋教仁袁世凱的讓步；第四是欧戦後孫中山発表国际共同発展实業計劃；第五是最有名的孫段張三角联盟；第六是商団问題発生時逃往韶関迴避現実的鬥爭。姑且只說這几種，已经可知国民党這一位老祖宗，他本身便有好多妥協的根性。国民党只有一段最徹底不妥協的時期那便是共産党員加入国民党而且領導国民党群众向右傾勢力奮鬥的時期。自從三月二十以後，国民党整理党務，於是便逐漸発揮其妥協的本来面目！自從清共分共以後，国民党的革命立場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施存统說的）！施存统現在要復活一个革命的国民党，世間上何曾有施存统所謂『革命的国民党』這个東西？施存统硬要說，中国革命事实上向来是在他所謂『革命的三民主义』理論之下来進行；硬要說能接受他所說的整个革命的三民

主义，並發揚其革命性的，便是承继興中会，同盟会，中華革命党，中国国民党這一个一脈相傳的革命正统；硬要說他這種革命的国民党在客观上是有群众的，而且其群众还多过共產党几多倍。但通々都是胡說八道，想以一手騙盡天下人。譬如他說，中国革命事实上是在争国际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三个標語之下進行，這豈止中国的革命？歷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是在這一類標語之下進行的。但這與孫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什么相干？孫中山的三民主义，其中包含大漢族观念，東方文化观念，『千邦進貢萬国來朝』观念，先覺後覺不覺之區分的观念，反对工農自動手的观念，那種『集大成』的思想，又那裡是简々單々的『国际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三个標語，所能包含乾淨的呢？他說興中会同盟会中華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曾經一脈相傳下来有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正统，只要看々這些組織的歷史與孫中山自己的歷史，便可以知道這完全是無耻的騙人的鬼話。我可以說，從興中会到現在一脈相傳的，只有籠统，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吧的三民主义，紊乱而成分複雜的党，和遠是投机而妥協的精神；自然我们应将根据鮑羅廷瞿秋白起草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而改組以後一直到清共分共之時，其间所謂『共產党入寇』一段歷史除外，因為在這一時期表現出来的国民党的組織與精神，完全是共產分子人為的，與国民党前後的歷史都可說是毫無関係。用這樣一个国民党的前身，来創造一个什么革命的国民党，這是可能的事麼？他硬要說工農及城市貧苦小資產階級是他所謂革命的国民党客观的群众，工農及城市貧苦小資產階級誠然是革命的成分，但只有英勇的無產階級能够領導他们為自己的利益奮鬥。他们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革命越發展，便越会認識国民党一切反革命的罪惡。所以，只怕中国的無產階級自

己不注意，使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会將這些人領導到反革命 的路上去，不然，總不会使這些人落到国民党的手裡。或者有人說，無論如何，施存統要想組織一个統一的革命国民党，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並發揚其革命性，這樣的意見，總不能不說是在国民党中比較革命的。假如這樣說，那便已經上了施存統的當了！你以為他真要組織什么革命的国民党嗎？笑話！他為什么要組織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国民党如何會組織得成功？施存統要人家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但他曾經反对任何人接受那些反革命的三民主义麽？他要發揚三民主义的革命性，但他曾經反对任何人發揚三民主义的反革命性麽？除非把孫中山自己的三民主义及其他一切講演著作通通燒掉，而且把戴季陶胡漢民孫鏡亞主覺命革發揚三民主义的著作通通燒掉，單單只許施存統說，只許施存統寫，不然，那便三民主义的「理論」如何会如施存統所希望的統一起來，而且統一在施存統的「理論」之下呢？自然施存統亦明知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他在現在，不比從前在共產党內的時候，無論如何他善於運用「指東瓜罵胡蘆」的巧妙之筆，他決不敢有一句話批評所謂革命幹部戴季陶胡漢民等（当然对蔣介石汪精衛陳公博等亦是一樣）甚至於便是对於張靜江吳稚暉等，說起話来亦要比那般「小党員」更小心謹慎一点。既然如此，無論施存統如何鼓吹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假如戴季陶胡漢民蔣介石汪精衛陳公博張靜江吳稚暉乃至於其他黨国一二等要人，偏偏要在国民党內發揚三民主义的反革命性，施存統主張如何「根本改組」呢？难道还真有那樣勇氣敢說一句開除他们党籍的話嗎？施存統假如有十分之一這樣大的斗膽，他在武漢時亦不至於做那一篇「悲痛中的自白」了！然則這樣下去，三民主义仍旧是孫中山的三民主义，無所謂革命的三民主义；同時国民党亦仍旧是

現在的国家民党，無所謂革命的国民党。施存统為什么要鬧這些什么革命的三民主义，革命的国民党等花樣呢？這其中当然另有道理。施存统乃至陳公博汪精衛蔣介石現在至少有一件心事，便是要在党的方面多少给与桂系及其他与之倚附的封建势力一種打擊，一方抬高資產階級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一方亦可以利用似乎革命的口号，欺騙工農城市貧苦小資產階级使不反对資產階级的政权。施存统如何配得上駡人家妥協？他自己提出一个籠统的『城市小資產階级』的名詞，已经是要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级与上層小資產階级妥協的意思；他自己提出一个籠统的『团结一切民主势力』的口号，已经是要他们与資產階级团结起来的意思；他自己提出掃除地主階级，但只限於大地主，並且已经是要更進一步而要与鄉村一大部分封建階级妥協的意思。施存统如何配駡人家是擁護个人的工具，他自己提出『革命的国民党』之一名詞，很明顯的便是要大家擁護他们所謂革命幹部蔣介石汪精衛等。但施存统提出他的主張，不但要騙人家去妥協擁護国民党反動的領袖，而且还要為這種領袖统一反革命領導权，消滅其他一切的党。由此可知，施存统真無愧為国民党的『忠实同志』了！不过他如何會比現在国民党中任何『忠实同志』更加革命些呢？

第八，他說為了民主革命要增進工農地位与利益，而且特别注明不能多过於孫中山的民生主义！謝謝他！民生主义本来便只是要禁止工農自動手而安心忍耐党国要人大發慈悲的什么『社会主义』或『共產主义』。至於為了某某革命而增進工農地位与利益的办法，全国在從前仰望於国民党擁護農工政策的人，已经被蔣介石汪精衛『為了国民革命』而發展工農運動，而取締工農運動，而停止工農運動而恢復工農運動等把戲，教訓得很懂得了！你们今天說，為民主革命要增進工農地位与利益，

假如明天你們又認為 民主革命須要降低工農地位和利益，或甚至於完全剝奪工農地位和利益，那不完全是你們的自由麼？何况現在又是什么『民主革命時期』了，又是你們国民党的軍政時期来了！又是你們總司令軍事独裁的時期来了！工農地位和利益，还不看你們的革命幹部總司令等高興怎樣辦便怎樣處辦？他說，擁護工農的利益，乃是什么天经地義！謝謝他！国民党所謂天经地义，已经領教过了！從前不是說聯俄联共亦是天经地义的嗎？從前蔣介石不是硬爭国民党要受第三国际指導的嗎？從前汪精衛不是跟着我們大喊『總理的三大政策』的嗎？（當然孫中山本人著作中，並無所謂三大政策之一名詞，這一名詞据我所知，还是周恩来在三月二十以後，為黄埔左派製造出来的，所以孫科不承認這一名詞，真是不錯！）但是一反过来，仇俄情緒比張作霖还要利害，自然和第三国际断絕關係，却一变而投降到帝国主义的忠義堂国际联盟一方面去了！三大政策，便是在施存统口裡，亦只剩擁護農工一大政策还够得上做什么天经地义；假如擁護農工利益，真是中国革命的天经地义， 我要請問施存统，去年在贛州南昌九江安慶蕪湖一直到上海，勾結流氓肆行屠殺工農，而且在国民党中央第四次大会首先提出停止工農運動的蔣介石，他应当服反革命的上刑，是不是亦可說是一種天经地义呢？我知道施存统一定又要說，『不要再算旧帳』，『一切旧帳也不用去算了，而且亦沒有方法算得清楚！』假如施存统不這樣說，他还有什么話可說呢？国民党以及他所代表的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有什么天经地義麼？只要於自己有利益，列强可以要求幫助，段祺瑞張作霖可以联盟，工農共產党可以自由屠殺，濟南慘案可以屈服，山東滿洲可以断送，英美砲轟南京可以協定由中国道歉了事！現在，在屠殺工農，停止工農運動之餘，忽然又喊出来擁護農工利益是什么天经地義，真正是不要

面孔到了無以復加的極度了！至於他說国民党要以代表無產階级利益消滅共產党的勢力，国民党想消滅共產党的勢力是真的，為了要消滅共產党勢力想做許多欺騙無產階级乃至一般工農小資產階级的事情亦是真的。但是，像中国這種動搖反動的資產階级上層小資產階级的国民党，而且其中还包含許多地主豪紳所謂腐化的力量，他既不能抵抗帝国主义，又不能稍微採用改良政策，減低地主豪紳資產階级壓迫剝削的程度，他能欺騙誰呢？不要說北伐以後鬧的許多廢約裁兵，整理財政經濟交通，誰亦知道除了為要加增関稅，發行軍事善後公債，及加办各種新的苛捐雜稅以外，其餘都只是一些鬼話，再就国民党的甚麼工统会，工総会，工整会在上海所做工作，除了对於工人做些不関痛癢的事情以外，每一次工人群众的鬥爭起来，便揭穿了国民党的假面孔，到如今，每个工人都知道国民党只是資產階级壓迫欺騙工人的工具。施存统想消滅共產党的勢力嗎？哼！假如這是可能的事，戴季陶蔣介石白崇禧等早已經都做了，还要你在現在批評国民党过去太不努力麼？

從以上所說，施存统整个的意思，已經很顯然可見了！他無非要將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级催眠到只記得民主革命四个字，使他們完全不注意反对資產階级，使他們不注意準備布尔塞维克化的組織力量以与資產階级决死戰。他又為資產階级保証反革命領導权，所以否認無產階级的革命領導权，尤其要否認共產党能完成中国革命，同時又主張將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级組織到資產階级上層小資產階级一起，而統一使受国民党所謂革命幹部蔣介石汪精衛等的領導，並設法減少消滅共產党的力量。你看他造下這一个天羅地網的大圈套，还要假冒上什麼革命理論的外衣，這大概便是施存统『悲痛中的自白』中所謂他『应該站在一方面』『奮鬥』罷！只要想得多

少津貼的泰養，施存統總要『站在一方面』『奮鬥』的，自然还用得着顧忉匕説笑和謾罵麽？

但是讀者要小心，不要着了他這个圈套，反給他賜猪仔的好笑！

施存統對中國革命的理論（續）

五 共產党，國民党及其左派組織問題，第三党問題．

施存統對於共產党，國民党及其左派組織問題，第三党問題，有下列的幾個意見：

一，『共產党是一階級的党』，『已走入暴動的極端……而且把許多不贊成他們暴動政策的分子都認為機會主義者，一批一批地開除出来了。』『除了他們自己，都是靠不住的，不是反革命，就是機會主義．』共產党的名義在內地是拿不出去的，尤其在鄉村中，並且會招致許多莫名其妙的誤會與謠言，會妨害革命的進行．』所以他想『共產党這塊招牌，不是不可以犧牲的』。共產党不能够完成中國革命。

二，過去共產党『每天謹防國民党的反動……不肯多把工農群眾介紹到國民党裏去，對於國民党的党務也多不肯進行』，『假使當時……解散共產党的組織……使共產党化合於國民党，則國民党決不至弄到這步田地……至少國民党底組織比現在健全，國民党底工農基礎比現在鞏固，革命勢力比現在統一，中國革命比現在有辦法』．

三，『過去國共兩党這種組織上的関係，其破裂是一件必然的事』．『共產党……始終不願把工農群眾直接介紹到國民党裏充數（因為他們橫豎是小資產階級）』。『共產党在決議案上，每次都說要幫助國民党左派……然在實際上却始終妨礙左派的發展，拚命吸收左派分子到共產党裏去，左派始終只能做共產党底附

庸，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力量』。『左派始終不能發達，而且還左右挨打，這種情形，直到現在還是一樣。』『在左派方面，因為自己沒有加入共產党，對於共產党底許多事情不知道，而且自己底行動，多少不能不受共產党底牽掣，自然而然對於共產党發生多少的懷疑與不滿，深怕共產党或者於自己不利』。他的結論是，『共產党的存在，客觀上是妨礙國民党左派的發展……這是革命的損失，無形中減少了革命的力量』。

四，『第一，中國此時除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外，决不能再有其他革命的主義。第二，中國此時除了組織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的党和代表無產階級單一階級的党外，决不能再有其他的革命党。……至於憑空產生的第三党，即使一時能够集合若干小資產階級分子，也不會成為一種勢力，終究要各找各底出路的。』『他們既非代表小資產階級（如『突擊』所聲明），又非代表無產階級（因為他們承認需要共產党代表），那麼，他們所代表的究竟是什麼？』『一個單獨小資產階級的党，去和無產階級底共產党實行『党外合作』，姑無論將來奪取政權時必然决裂，就是現在在群眾行動中也一定發生衝突。除非這個小資產階級的党完全是共產党的工具，或者暫時可免除重大的衝突。可是一形成了党，有了他自己的群眾，必然會發生党的意識和共產党不同，遲早必因党的意識不同而猜疑，而衝突，而决裂。』

五，『什麼党能够領導中國革命呢？在客觀上只有中國國民党。雖然中國國民党在現在有種種的缺点，沒到健全的地步，並且最近還有一種腐化的傾向，然而正因為是這樣，才需要我們奮鬥。』他主張『犧牲中國共產党的組織來擴大中國國民党，使國民党成為強有力的革命工具，名符其實的担負中國革命的領導權，

以免分散革命勢力」。他相信「國民党底群衆基礎，多過共產党好幾十倍，而且共產党的群衆基礎，同時也可以做國民党底群衆基礎。…… 這樣的党 …… 可以革命理論，及革命行動的努力，戰勝共產党，使共產党自歸消滅。」

施存統這五点意見，自然亦是如同上述八点「革命理論」一樣是欺騙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級的圈套，讓我來逐一加以說明。

第一，他說共產党可以犧牲，是根據三個理由，一是由於一階級的党不能完成革命，二是由於共產党走入暴動的極端，三是由於共產党的名義在內地容易發生誤會與謠言。施存統故意曲解一階級的党便是限於集中此一階級的革命勢力，而且故意引共產党開除機會主義党員，以為這是共產党不要無產階級以外革命勢力，而一味暴動的證據；他故意欺瞞群衆，使群衆誤會今天共產党是要直接實行社會主義，於是他便可以說現在要完成民主革命是他一個人獨到發明的主張，只有他所說工農小資產階級联合戰線的國民党纔能担負這個使命。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联合戰線，離開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實際便只是上層小資產階級欺騙利用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級的一句鬼話，而上層小資產階級是必然妥協反動，投降於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要革命成功，一定要有一個強有力的無產階級一階級的党，一定要這一政党能够有充分力量領導一切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群衆，與一切反革命的勢力奮鬥。凡是不願接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其結果一定是會接受資產階級領導。但這自然不是說一定要每個革命分子都加入共產党，誰亦知道共產党吸收党員的條件比國民党嚴格得多。共產党所以一批一批開除機會主義的党員，亦正是要更加嚴整無產階級的陣容，使他可以更有力的來領導一切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級革命

勢力奮鬥。假使犧牲了共產党，使無產階級與一般工農小資產階級合併組成多階級的党，這只有減弱無產階級獨立意識，因而減弱其領導力的結果。何況施存統所以有這種主張，明明是要否認他所認為『思想最進步，行動最勇敢，紀律最嚴明』的客觀上應該領導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而要人家接受已經妥協投降腐化反動的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反革命的領導呢？共產党開除機會主義党員，那些被開除的以及還有一些自己離開共產党的（例如施存統等），是不是充滿了機會主義，大家有眼睛可以看見！共產党從來不曾輕看党外一切革命的分子，從來沒有党國偉人那種非國民党員甚至於連吃飯做事的權利都沒有（例如所謂党化什麼，排斥一切非党員的官吏教職員之類）的荒謬專制思想。共產党對於党外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無論何時都準備領導他們，使他們在正確的道路上奮鬥。所以施存統所謂共產党人除了自己，不是反革命，便是機會主義，顯然是無耻的挑撥與造謠。至於對於不接受無產階級領導，只是假冒革命面孔以投機漁取自己的利益，而實際是為資產階級鞏固反革命領導權的人，如施存統輩，自然毫無疑義的是反革命。党內懷疑無產階級領導，沒有勇氣执行無產階級的革命政策，或甚至於有組織第三党企圖的人，如譚平山輩，自然毫無疑義的是應當開除的機會主義分子。說到暴動政策，一直到現在，確实是共產党非常堅決的革命政策，但我們不能不說這一年来，共產党下級党部確实還沒有能正確的運用這一政策，雖然最近各地對於這一政策的運用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施存統不懂得所謂『乱行暴動』，完全由於暴動是受了小資產階級農民意識的領導，而不是受無產階級意識的領導，他又不願意承認這是在革命初期經驗缺乏

當時然可以發生的現象，當然他更不願意承認這亦是國民党去年積極反動以後，盡力破壞我們的秘密與交通，禁止我們的一切宣傳訓練材料之傳佈，所以使下級党部很不容易得着上級正確指導的自然的結果。但告訴施存統，我們現在已經勝過了你們反革命者所給與我們的一切困難，我們過去的經驗更可以幫助下級党部接受上級正確的指導，我們一定要在無產階級意識領導之下，領導一切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級革命勢力，暴動傾覆你們各派國民党的政權，建立代表工農平民的蘇維埃政權。至於施存統所謂共產党名義在內地容易發生謠言誤會，這更是沒有什麼關係，不但在內地，便在通都大市，亦有對我們共產党造謠說要公妻，說要馬上實行社会主義革命的（施存統便是如此一個造謠的人），自然內地更落後的豪紳地主，他還要造謠說我們要殺盡二十五歲以上的人，說每一次暴動都有俄國人領導。但革命党會不遭受這一類謠言的嗎？有了謠言，自然亦便會發生許多誤會。然而共產党是不登報闢謠解釋誤會的！共產党以革命的行動做給大家看！共產党決不會因為這樣的謠言誤會而改換他的招牌，亦不會因為這而稍為改變他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只有你們國民党的所謂革命幹部，纔怕人家有甚麼『赤化』，『共產』的謠言與誤會，纔會用盡力量屠殺工農共產分子來證明自己並不赤化，並非共產（這便是張發奎陳公博去年在廣州最努力的事情，然而可惜到現在，桂系還硬要按一頂紅帽子在他們的頭上！）。因為你們本來不是革命党人，自然你們便會怕這些謠言與誤會！假如施存統的『革命的國民党』組成以後，又發生什麼謠言誤會，這一塊招牌不是亦會一樣的以為可以犧牲的麼？

第二，他說，國民党所以到現在沒有辦法，是由於

共產党未解散自己的組織，化合於國民党，是由於共產党不曾多介紹工農分子加入國民党，不努力國民党的党務。他並且明明白白的說，國民党沒有建立起農工群衆的基礎，共產党亦應該負一部分責任。這簡直是極頂不要面孔的話了！他自己死咬着說，領導中國革命的客觀上只有國民党，但同時，國民党自己却只是這樣無用的死屍麼？沒有共產党員在其中努力，便沒有辦法了麼？共產党不代他介紹工農分子入党，便自己沒有方法找着工農分子入党了麼？國民党自己建立不起工農群衆的基礎，却還要把一部分責任混扯到共產党身上来麼？多麼可憐呵！這樣死屍般的國民党，却還要講什麼領導中國革命，這又是多麼出奇的鬼話啊！姑且不批評這一点罷！施存統主張解散共產党的組織，化合於國民党，至少國民党要比現在健全有農工基礎，革命勢力比現在統一，這是有根據的話麼？施存統這種解散共產党的組織化合於國民党的主張，並不是一種什麼新奇的主張，馮自由張継謝持在國民党改組時曾経這樣主張過，戴季陶在發表『國民革命與國民党』的小册子時曾経這樣主張過，蔣介石在三月二十以後至公開背叛革命之時更曾経用極大的努力，威迫利誘的這樣主張過，現在，這一個道統又輪到施存統身上来了！施存統忘記了我們從前為什麼堅決反對這樣主張的理由了麼？我們決不是為共產党本身，而是為中國的革命。中國的革命，若不是有一個無產階級獨立的党做核心，来推動一切革命左傾的勢力，便不能隨時堅決的與一切右傾的勢力奮鬥，以保證革命的進展。為什麼國民党改組以後到清共分共以前，是國民党空前絕後的最能表示不妥協精神的一個時期呢？毫無疑義的是由於只有那時在國民党內有共產党党團作用的

原故！國民党一切右傾的份子，恨『党團作用』深入骨髓，一切準備妥協投降於反革命方面的，如汪精衛蔣介石等，亦莫不疑忌這一『党團作用』．然而施存統豈有不懂得這一作用在革命歷史上関係如何的道理？施存統曾經親自參預過江浙戰爭時反對右派幫助盧永祥的鬥爭，曾經親自參預過五卅以後反對戴季陶主義與西山會議派的鬥爭，曾經親自參預過武漢反對張静江蔣介石的鬥爭，從『悲痛』『自白』以後，便一切都忘記乾淨了麼？試一回頭想想，假如那時沒有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的共產党，假如那時共產党已經化合於國民党內，不能發生一種党團的核心作用，這種鬥爭是可能發生的麼？那一次國民党左右派的分化，不是共產党的党團表示出非常重要的作用？國民党所謂左派領袖，那一次不是在事先非常游移動搖，經過共產党的党團作用在國民党群眾中造出很高的左傾空氣，然後纔能比較堅决奮鬥的呢？假使從改組時共產党便解散了自己的組織，化合於國民党內，共產党員加入了國民党，便失了無產階級獨立的訓練與指導，不能發生党團作用以領導國民党的群眾與右派奮鬥，我相信國民党豈但不會出現在健全有農工基礎，而且根本便不會有左右派分化的事，馮自由江偉藩馬素等都不會開除，當然謝持張繼鄒魯林森等特别委員会的柱石更不会有被開除的事。這樣會使革命勢力比現在統一嗎？誠然，右派諸公大家都相信，『假如沒有共產党在國民党內挑撥搗鬼，勉强分左右派，國民党一般党國偉人一定能够一團和氣的濟濟一堂。』從馮自由陳廉伯楊希閔劉震寰到吳稚暉蔣介石汪精衛施存統都能濟濟一堂，這大概便是施存統所謂革命勢力統一了罷！施存統深怪共產党不多介紹農工分子加入國民党，實際若是像以前共產党那樣沒有為無

產階級領導權，與國民党內一切資產階級的影响堅決奮鬥的決心，不介紹農工分子加入國民党，消極的不至於無意中幫助了資產階級而擴大其影響於農工群眾中間，在這一點上，至少不能說是錯誤的事。若依照施存統所說，以為應當有大批農工分子加入國民党，但這一大批分子又不可有共產党的党團作用，那種辦法的結果，不但無法為國民党建立農工的基礎，而且實際是故意模糊了這些農工份子的觀念，使他們易於接受資產階級的蒙蔽欺騙。我還應當揭穿一件事實，便是說，國民党自己並不是沒有很多農工党員，不要說联義社的海員，廣州機器工會的工人，便是廣州工人代表大會之下的工人，其各地工會農會會員，都有很多是純粹屬於國民党籍的。但是這些純粹國民党員，除了已經接受共產党的影響成為左傾的國民党群眾以外，其他共產党勢力所不到的地方，如联義社機器工會等群眾，則完全在封建觀念或黃色的反動領袖的支配之下。假如共產党取消了自己的組織，其結果只有使那些在共產党內或受共產党影響的工農群眾都成為联義社機器工會之下的群眾一樣，至多能將孫中山看做自己的父親而已，這果然是於中國革命有更大的意義麼？而且我們想想，國民党從來是一個什麼東西，一直到現在是一個什麼東西？國民党本來不過是一般做過都督巡按使總次長參議諮議等大好老的集團，他們從不曾把農工看在眼角裏，北伐時廣東還有「國民党是坐轎子的，農民是抬轎子的」這一類的偉論，到現在又有陳公博所謂「那裏有民眾？這班騷擾東西只是流氓土匪罷了！」這一類的至理名義，這樣材料的國民党，却要責備共產党不多介紹農工分子進去，施存統亦未免故意苦人所難了！

第三，他說共産的存在，共産党的不介紹工農群衆加入國民党，而且吸收國民党左派分子加入共産党，使國民党左派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力量，而且左右挨打，亦自然使左派怕共産党或者於自己不利。他說這幾句話的意思，便是要使大家到現在還至少認他為什麼國民党左派，而且想以左派怕共産党於自己不利為他所持國共兩党必然分裂的理論根據，以掩飾蔣介石汪精衛清共分共的反革命的罪惡，並且還進一步可暗示給人家，蔣介石汪精衛雖然清共分共，並無傷於他們的為國民党左派領袖。其實，一切事實是非常明白的！從甘乃光到今天的陳公博，都只是蔣介石的走狗，無所謂左派！至於左右挨打，是一切想企圖站在豪紳地主階級戰綫與無産階級工農貧民戰線之中，一切口頭上反對豪紳地主，然而同時却要鞏固資産階級反革命領導權的人所一定感覺的，蔣介石的『夾攻』，汪精衛的『夾攻中的奮鬥』，譚平山的『雙方夾攻』，施存統的『左右挨打』，可憐你們這一般扒兒手，總是這一樣的運命！至於施存統說，左派怕共産党於自己不利，真的！但就此一語，亦便可知左派之所以懷疑不滿共産党，完全只是害怕共産党於自己不利，決不是害怕共産党於革命不利！這種只站在自己一党一派的利益上說話的人，不應當左右挨打麽？共産党為什麽一定要使革命有利於這種『左派』？這種『左派』認為出賣革命以妥協投降於反革命，是於他自己有利的事，共産党為什麽要跟着他們走呢？其次，我再談一談左派組織問題，便是說左派是否應當成為一個『獨立的』力量的問題。這一個問題，在三月二十以後至汪精衛背叛以前，共産党內是沒有一定意見的，施存統表揚他自己如何幫助左派，老實說，至少我那時幫助左派的組織與宣傳，比他還要用力得

多，這種過去的事實，一切黃埔與武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所謂『左派』學生，尤其是其中領袖，都知道的。但我説這些話，决不是像施存統的要藉此來要求汪精衛蔣介石諸位大王饒命，更不是要藉此向他們表功邀賞，我正是要公開承認我那時政治上的過失，並且還希望一般所謂『左派』青年要了解所謂左派組織，根本是不應有的事情，在共產党外而有所謂『左派』組織，那纔真是分裂革命勢力，使右派便於打擊革命，而且這種所謂左派，結果很容易軟化背叛革命。三月二十以前所以發生左派組織問題，實際是由於共產党那時已經沒有决心自己上前領導一切國民党左派的群衆以與蔣介石奮鬥，像從前與馮自由，楊希閔，戴季陶，西山會議派奮鬥一樣；所以因而發生了團結國民党左派使成為獨立力量，以與共產党先擲一陣的幻想。從過去的經驗看，左派是非常難於組織的，大抵左傾而又不能加入共產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奮鬥的人，一定總是比較浪漫，不容易組成集体有紀律的政治集團。這種左傾青年，每迫切的要求加入共產党，或寧願直接受共產党的指導，而不能信任服從他們的左傾領袖。自然這種左傾勢力臨時的集合，為打擊右派是非常有力的，例如黃埔為『論北伐』而發生的左右派鬥爭，與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倒蔣的運動，但我們那時因此便夢想有一個永久獨立的左派組織，而且還夢想擴大這種組織到其他群衆中間，這便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共產党只要真正有决心，而且真正能有無產階級工農群衆的力量，應當挺身上前領導一般工農貧民與一切反革命傾向奮鬥，只要共產党有這樣的勇氣，一切國民党左派毫無疑義的都会團結在共產党周圍，像改組以後撲滅商團，掃平楊劉，反對江浙軍閥戰爭，反對五卅慘案等事件中間所表現的一樣。

但三月二十　以後，共產党每不肯自己上前，而希望在国民党中間能造成一種獨立的左派力量，使他們自己與右派鬥爭，以避免直接干涉国民党家事的嫌疑。這種結果，不但使左傾群衆不能像從前很自然的統一團結於共產党指導之下，而且使這些左傾群衆懷疑動搖，非埋怨共產党不真心幫助他們（例如那時的柳亞子朱季恂等），便是逐漸走到不信任工農力量能夠保證革命的必然　勝利，而發生妥協投降於蔣介石的傾向（例如那時的甘乃光陳公博）。到了武漢時代，夏斗寅許　克祥叛変以後，共產党越是尊重觀望所謂左派，而所謂左派越動搖，反　共的空氣亦越変而公開瀰漫起来，徐謙顧孟餘便首先對封建勢力遞了降表，接着是汪精衛的欣然接受唐生智的强姦，於是一般兩湖的名流左派李漢俊詹大悲彭國鈞朱劍凡等，亦便一個〻將雙膝跪下來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左派，到底因為青年比較受影响較少，除了三數所謂左派領袖為汪精衛等收買以外，其餘尚多能表示堅決不肯屈服，然而這一般左傾群衆，便十分迫切的要求共產党直接領導，所以廣州暴動時張太雷　葉挺的一篇演講，便都倒過無產階級的紅旗下面來。由這些事例看來，要使国民党建立起左派的組織，成為一種獨立的力量，這根本是不可能的空想，因為有了這一空想，反鬆懈了共產党自己領導左傾群衆上前奮鬥的勇氣與决心，結果客观上減低了左傾群衆的鬥爭熱度，反轉幫助了蔣介石唐生智的勝利。至於施存統並且認為應　解散共產党，多介紹工農分子加入国民党以型成国民党左派，這是蔣介石的　走狗當然應有的學說。他明知共產党反對介紹工農分子加入国民党，是因為怕使他們受資產階級的影响，他主張多介紹工農分子加入国民党，却並不說明何以不怕他們會受資產階級的影响，這亦可為他是為資產階級說話的鐵證！他說，共產党拼命吸收左

派分子，這『拚命』二字，又是學的歷來一般右派的造謠。共產党吸收一切決心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国民党左派分子，猶如吸收其他一切能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左傾群衆一樣，共產党為要加强国民党中無產階級意識的領導，自然不能不吸收這些分子使能組成更强有力的党團，以發揚更偉大的党團作用。但国民党又要『怕於自己不利』了！一切有利於革命的，總是不利於国民党，這真使我們共產党為難！然而，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共產党只能為中国的革命前途設想，不能為你們国民党的利益設想，這大概便是我們共產党所以不容於你們党国的原故罷！至於施存統要說，『過去共產党中，至少有一半是国民党中真正的左派，』誠然！但一定要說明，這種人，除了有少数專為投機混入的以外，總還是在那時比較有決心接受無產階級領導的，與普通国民党左派分子不同。普通国民党左派，因為不能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每々求入共產党而不可得，從何處會有拚命吸收左派分子的事，而且吸收過来有何用處？但共產党以前吸收党員雖比之国民党嚴密過幾百倍，我們仍不必諱言有很多並未堅決接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分子混入，這種人亦不盡本来不過是一個国民党左派（？），有些還居然自命為共產主义的理論家（如施存統任卓宣等），但一到資產階級整個的背叛以後，他們的立脚點便立刻動搖起来，而投降到反革命路上去了。共產党開除一批一批的機會主义分子，這便可知以前共產党吸收党員還有很多缺點，這些機會主义分子混在党中，亦正是共產党以前失敗的原故。但現在，這亦不成問題了！這些機會主义分子都逐漸驅逐出党，或自己已經自動投降敵人；現在，布爾塞維克的共產党已經決心勇敢的領導一切工農貧民左傾的勢力，與一切反革命勢力堅決奮鬥。我們再不談左派組織問題！而且老實要告訴左傾青年，今

萬不可離開無產階級的領導！ 小資產階級不跟着無產階級走，便只有跟着資產階級走。 離開無產階級的領導，無論左到什麼程度，其結果始終會不能抵抗資產階級的壓迫，而妥協投降過去。 所以，不跟着無產階級而欲造成左派組織的獨立力量，实際便是一種右派的運動，他只能分裂革命勢力，使反革命派獲得最後的勝利！

第四，他說中国無發生第三種主义與第三党的可能，小資產階級的党除非是共產党的工具，但形成了党便有了党的意識，結果一定與共產党决裂衝突。 這樣的幾句話，我完全同意。 但我更要進一步的說明，不但譚平山鄧演達等的第三種主义與第三党是絕對的不可能，便是施存統所謂革命的三民主义與改組革命的国民党，亦是一樣的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 最合宜與共產主义及共產党對抗的，是包含更多反動性的孫中山原本三民主义，與包含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而且還包含一部分封建階級的老號国民党。 孫科祖傳的三民主义，戴季陶肉口傳授的三民主义，未必還會被陳公博施存統的野狐禪打倒下去嗎？ 吳稚暉燒了灰都是国民党員，蔣介石自己本人便是道地的国民党，此外還有很多護党的大將元勛，未必還會讓国民党被陳公博施存統改組成為什麼革命的国民党嗎？ 施存統所說的工農城市小資產階級联合戰線的党，與他所謂革命的三民主義，实際便已經是第三党與第三種主义，所以实際是一樣的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而且施存統自己亦絕對没有主張開除戴季陶胡漢民吳稚暉乃至於孫鏡亞王崑崙等，以貫澈其改組国民党的勇氣。 但施存統為什麼一定要主張他的所謂『革命理論』，而又一定很堅决的反對第三党呢？ 這是很明白的！ 蔣介石需要以口頭上的反封建勢力，欺騙工農城市小資產階級，而且藉以造成普遍的反對挂系的空氣，他有時亦可以利用改組名义，在国民党內打

鱗桂系及其羽翼走狗，他雖然亦不能真正像施存統所說的改組，但施存統這樣說法，對於蔣介石總不會是沒有利益的。　他反對第三党，只是因為第三党對於蔣介石還沒有發生固定的關係，而且在他看來，還恐防他們與共產党有什麼關係，那嗎，自然不能不為蔣介石而力加反對了！　小資產階級在今天，只有死心塌地的為無產階級作工具（曾琦最不喜歡這一句話），纔能獲得革命的成功，以求得自己的解放；假如不然，亦便只有做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工具，例如曾琦是張宗昌孫傳芳的工具，施存統是蔣介石陳公博的工具，任卓宣是向成傑的工具之類。　小資產階級決不應妄想組成一獨立的党，這猶如上節所言共產党外不應有左派的獨立組織，有了這種組織，確实反妨礙了小資產階級使不能很自然的團結於共產党指導之下，分裂了革命勢力，這是反革命的利益。　何況譚平山等顯然不贊成產業無產階級的唯一領導權，而巧立所謂『勞動平民階級』之一名詞，欲團結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級在他們那種小資產階級領袖的領導之下，這種理論实際上與施存統所謂工農小資產階級联盟的革命的国民党，差不多是一樣的東西。　他們與施存統不同之點，只是還不曾與現在得勢的資產階級蔣介石派發生固定的關係，所以表現得還沒有歸宿。　施存統則已經是『名花有主』，他已經是肯定的為蔣介石汪精衛等所謂『革命幹部』效犬馬之勞，所以反感覺得已經得着了安心立命之處。　但是假如組成了第三党，而不能給與第三党々員一種安心立命之處，這非逼得他的領袖很急迫的去投降資產階級，便會不能維持他的党員，而這些党員自然會逐漸跑到陳公博乃至蔣介石方面去！　我們可以說，凡是為了個人的政治活動，一定要在無產階級以外獨立發生一種組織，而且特別不願意做成無產階級的工具，這樣的第三党無論表面上左傾到甚麼

程度，客觀上總是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工具。只看第三党不主張完全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建立工農貧民的蘇維埃政權，便可知他們決不肯忠實代表工人貧農的利益，決不肯忠實為工人貧農的利益奮鬥到底了！

第五，他說国民党雖有種々缺點而且腐化，但国民党底群衆基礎比共產党多幾十倍，他應為国民党奮鬥，以革命理論及革命行動战勝消滅共產党，以免分散革命勢力。他自己甘心情願丟了有種々優點，而且還正在努力日益求其布爾塞維克化的共產党，却那樣死心塌地的為有種々缺點而且腐化的国民党奮鬥，而且『不顧一切譏笑與漫罵甚至於壓迫，為国民党的革命（？）的存在而奮鬥』，我只有佩服他『悲痛』『自白』以後異常的精神。但是他雖然現在這樣固定的將自己認為国民党的奴隸牛馬，却硬要胡扯一般革命的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級為国民党的群衆，為什麼工農貧苦小資產階級亦一定賣給了国民党做奴隸牛馬呢？国民党能夠有革命理論及革命行動麼？施存統這幾篇文章，大概便要算是極天頂的革命理論了罷；施存統等每天做文章鼓吹希望蔣介石汪精衛等『革命幹部』改組国民党，大概便要算是極天頂的革命行動了罷！施存統要想战勝消滅共產党嗎？還不如回頭去倚靠蔣介石等諸位大王的刀槍，多少比他自己這幾句欺人的空話總還有效力些！中国共產党在中国革命歷史中英勇堅決的奮鬥，已經證明他是叛党而且口口聲々要消滅共產党的施存統，亦不能否認他在歷史上的價值。雖然中国共產党因為初期發展的歷史，亦曾吸收了若干馬克思主义的學究，與暴動暗殺的舊式革命家（像胡漢民汪精衛等過去的歷史，自然現在連這一點革命氣味都沒有了！），而且在国共合作的時期，還混進來了很多投機的分子，但從去年国民党整個的背叛了革命以後，一方有許多人已經叛变脫党

一方则共産党亦下了非常大的决心，一批一批的開除機會主义分子，力求政策與組織的布爾塞維克化，這使中国共産党更加鞏固强健，能夠切实擔負中国革命之領導的責任。同時中国共産党亦嚴格糾正了下級党部農民意識領導的暴動方式的錯誤，洗刷党内一切軍事投機的心理，切实將群衆工作與馬克思主义的學理打成一片，全体動員領導中国工農貧民完成民主革命，决心踢開一切資産階級上層小資産階級的反革命勢力，打倒各派国民党，建立工農貧民蘇維埃政权。施存統雖然想以努力战勝這樣的共産党，想使共産党「革命亦無從革起」，但這是可能的事嗎？施存統自己知道言論封鎖，壓迫，屠殺，只足以助長共産党的勢力，施存統自信以為理論上說得通，事实上做得通的一大篇革命理論，抓破了又是這樣一錢不值的東西。還有什麼呢？反革命總是要失敗的。何况像国民党這樣薄弱摇動的統治基礎？

六.施存統退出共產党是不錯麼？

最後，讓我們討論一個小問題，便是說，施存統退出共產党是不錯麼？

施存統在文字中，表示他在夏斗寅楊森叛変以後，對共產党負責人員報告之懷疑，他的思想的煩悶，對於鄧演達提出之意見的動搖，他雖說在那樣反共的高潮中，不願意退出共產党，但又覺共產党前途之無望，思想煩悶到了極点，暫時消極，経過兩個月的考慮，才決定退出共產党，所以他說，他已始終不以自己退出共產党是一個錯誤了。我根據我所知道的心理原理，認為施存統所描寫他從革命轉入反革命的過程，這些話都是忠实的。這個解释是，夏斗寅楊森叛変以後，因為我們的党沒有勇氣直接上前領導一切左派群众奮鬥，驅逐国民党中右傾的份子，例如徐謙顧孟餘譚延闓乃至汪精衛等，於是豪绅資產階級的聲勢漸次抬頭，機會主义的共產党員例如施存统等在這種影響之下，便感覺心理上的変化了！這種変化是有理由的麼？ 卽令各地共產党国民党工会農会是如何的糟糕（當然那時国民党絕对不会比共產党更好），卽令共產党負責人根據下層報告而有些不明瞭眞象的報告，這毫無疑義是革命初期應有的事情。施存統要是忠实革命的分子，应當尽其涓滴的力量，來帮助整頓下層工作，甚至於自己請求党派往下層工作，以為中国革命建立一部分基礎。但施存統完全不這樣做，他只知懷疑，煩悶，動搖，消極，結果反投到反革命一方面去！施存統屢次說，他發現共產党的名義在一般社会尤其是內地有一種出人意外的誤解，這無非是說許多手工業工人店員自命為無產階級與商人鬥爭，許多農民自命為無產階級與地主鬥爭。只要是一個革命的分子，

一定沒有因此便主張解散共產党，停止手工業工人店員農民鬥爭的理由。施存統為什麼發生這種觀念呢？老實說，完全是為反革命空氣所压倒，而急於要求與所謂工商業者及地主妥協，這便是那時汪精衛的觀念，而且亦是那時鄧演達譚平山的意見。施存統從前方回到武漢，又是國共分家空氣十分嚴重的時候，於是那種妥協观念與他素來的革命立場，在腦中交戰起來了！施存統一生說了很多革命的話，做了很多革命的文章，而且曾经很勇敢的與反革命派在思想上奮鬥！但是，現在怎樣办呢？是撕下革命的面孔，投降到反革命方面去呢？還是與這樣嚴重的豪紳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傾向奮鬥？這種「天理」「人欲」之爭，自然使他「感着思想上極大的煩悶」，而希望陳獨秀贊成鄧演達的主張，做「解散共產党，改组国民党」的一句遮羞的話，將全党賣到唐生智汪精衛的名下。那時還改組什麼国民党呢？若沒有暴動打倒汪精衛唐生智的決心，改組國民党時，預備將他們放到什麼地方去？再不然，那個已經改組的国民党又放到什麼地方去？鄧演達自己提出這一個無辦法的辦法，結果眼見得辦不通，便逃到莫斯科去了！陳獨秀又不肯贊成共產党解散的辦法，於是施存統怎樣辦呢？現在不僅是煩悶，不僅是希望鄧演達，希望陳獨秀而已了，開始要為自己打算盤！然而施存統並不是向來不要面孔的，而且不比詹大悲李漢俊已經有了固定的廳長地盤，而沒有共產党籍的危險，所以他在反共高潮中，而且外面形勢尚未分明之時，不能不表示其徘徊，观望，他不願意退出共產党，在有一個時期我相信是真身的事情。但他又感覺得共產党的前途沒有希望，便是他所說的沒有一個好的「明天」，沒有一個有望的「前途」，他能夠玉潔冰清的為共產党長期守節麼？於是煩悶到了極点了！身体衰弱了，消極了！病了！可憐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啊！

像看他是如何的脆弱，如何的動搖，而易於為反革命所軟化屈服啊！自然，那時我们的党一定負要一部分政治的責任，因為中央的指導机関乃至我们這一般負責同志，都沒有堅決鬥争的決心與勇氣，充分表示出張皇狼狽棄甲曳兵而走的不堪狀態（這一段歷史，可以說是共產党八年來最醜的歷史，我们在去年八月七日的中央緊急會議已经加以嚴厲的批評，而且对負責同志施行嚴重的懲罰），因為這樣，不但使党外左派紛々投降敵人，便是党內有些小資產階級成份脚跟稍為不穩的人亦便站脚不住了！但是煩悶，消極，病，能有一條出路麼？經過兩個月，外面形勢亦漸々明白了，於是施存統決定了退出共產党。

在我離開武漢以前，我已經奇怪施存統的精神異常，而且尤其奇怪的，是在中央軍事政治学校结束之時，他用政治總教官的資格，將一切政治教官的薪金一千餘元通々代領起去了，連請長假未回校的梅思平（後來纔知道是投到蔣介石方面去了）的一分薪金都代領了去。我那時一方是学校公開負責人的，一方又是学校裏我们的党的支部負責的人，我察覺了這件事，深々不以他這種办法為然，我並且曾經向軍委負責同志鄭重說明，這種趁火打刼的吞欵貪污的事，必須加以澈底查究。後來我離開了武漢，不知這事的歸結如何！我对於我的老朋友施存統，向來表示相當的敬意，那一次我纔对他的人格發生一種疑問！現在，我有些明瞭這件事的真正意義了！施存统在份共之時，已經準備了一個徘徊觀望的時間，所以他一方稱病不肯離開武漢，一方卻預備了這一筆款項以供給自己的衣食住費用。這種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的办法，真只有聰明的小資產階級學者想得出來而且做得出來！我猜想這兩個月中（當然實際不滿兩月），施存統除了煩悶消極病以外，亦一定还有些活動！探聽

汪精衛等分共辦法啊！與李漢俊等暗中来往勾結啊！一直到八月底！形勢大致已經明白了！葉賀軍隊雖然在南昌有一次政變式的暴動，但并不是進攻反革命，而是逃向贛東千山萬嶺的中間去，差不多变得沒有消息了！鄂東鄂南在分共以後的暴動，又因為運用政策的錯誤，一時沒有勝利的希望，武漢方面投機分子申明退出共產党的小廣告，成篇累牘的恬然不以為怪（這自然是我们党最大的恥辱與最深刻的教訓），而且汪精衛陳公博等又間接吊起膀子來。於是施存統決定了！「共產党事实上已經沒有辦法，而且退出共產党亦已經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而且投降到国民党方面來，只會有好處，不會有危險，怕甚麼譏笑與謾罵呢」？逃得一條狗命，而且有好的「明天」，有有望的「前途」，古人不說過嗎？「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施存統，「勉之哉」！

施存統現在做文，一則說「更深的考察」，再則說「我細細想過，想了許多次数」，這是什麼意思呢？不要以為這只是為了假裝一個學者的面孔，我相信他所說的亦確实有幾分事实。施存統為了他自己的「明天」與「前途」，已經走到反革命路上來了，但他是一個「理論家」，他怎樣見人說話呢？尤其是最不幸的，他所依附的一派反革命勢力汪精衛張発奎等又是走的倒霉的運氣，他現在逼得需要為他们帮蔣介石造理論，他如何能够不更深的考察，細々想，想了又想呢？但我告訴施存統，你這樣想有什么益處？你偷了幾句第三国际与中国共產党的唾餘，要想來証明第三国際與共產党的主張不適国情，反轉是馮自由張継戴季陶蔣介石汪精衛的主張適合国情，這會是可能的事麼？不要夢想你這樣絞尽你的脳汁，你可以找得着一個理論上說得通事实上做得通的什麼辦法？只要你知道共產党的言論無法封鎖，共產党决非用压迫屠殺手段所能消滅，那便可以知道你是徒劳！

你努力去想，去創造這些欺騙工農貧民的理論（？），僅々可以加重你的反革命的罪狀，將來總不能逃避你所无党的制裁！

施存統說，他承認『党是一種工具，不是目的。我們是為革命才來組織党，為民众利益才來加入党，決不是為了党才來革命，為了党才來拉攏民众。』這幾句話是一點都不錯的。但他劝人家拋棄一切党派的成見和偏見，並且說不要妄想包辦，他自己都無論如何看見国民党之種々缺点與腐化，死咬着要為国民党奮鬥，而且要消滅其他一切的党，尤其是念々不忘的，要消滅他自己所認為『還有二百多萬確定的無產階級做基礎，且有鮮明的共產主义做旗幟，在事實上在理論上還說得通』的共產党，這不是党派的成見或偏見麼？這不是妄想包辦麼？這不是為了党才來拉攏民众麼？嘴吧打得好清脆啊！国民党的內部，一點什麼亦沒有，共產党的內部，卻正在一天天刷新機会主义的餘毒，在極正確的完成民主革命的目標之下奮鬥，但施存統偏要抱着国民党的死屍，認為共產党非消滅不可，這是為革命麼？施存統說，如果他反革命了，當然要被別人來革命，算不了什麼一回事！說得如何慷慨啊！但我想，施存統現在站在反革命戰線上，正是因為惴々然於共產党之革命的即要到來，所以不能不抱着死屍而禱求其顯一回聖，以消滅共產党之後患罷！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無論你自稱為右派，或左派，反革命的国民党，或革命的国民党，客觀上（這三個字施存統最懂得）總一定是資產階級的工具，總一定要被共產党來革命。怕有什麼用呢？一切卑鄙的挑撥與煽動有什麼用呢？共產党已經決心組織無產階級群众領導工農貧民完成民主革命，這樣嚴整的陣容與偉大的力量，很有把握的能掃盪一切的反革命派！

自然施存統所說拋棄党派成見偏見，不要妄想包辦，

5124

還有一個雙關的意思，便是說，他是為哀求國民党內各派領袖而說的。他一面說要改組國民党，一面却已經充分表現他準備與各派妥協的精神，亦可以證明他的說話無往而不是欺騙！我最笑他無恥的，他談國共兩党的分裂，一方要假裝出公平冷靜的面孔，說一句「有許多個人的原因」，不錯，試問問他，是誰個個人的原因呢？是蔣介石嗎？是李濟琛嗎？是汪精衛嗎？是唐生智嗎？是何健嗎？是許克祥嗎？可憐施存統如何敢說呢？他只有說「這些是是非非，我此刻也不忍去講他。」這便是学者的態度了麼？真是不怕笑死天下人啊！施存統除了「指東瓜罵胡蘆」，實際不敢得罪一個有力者（自然我亦知道，假如蔣桂戰爭爆發以後，對桂系亦許不客氣一點），那樣如何能改组国民党呢？沒有辦法了！只有要求各位大王拋棄党派成見偏見，不要包辦，馬馬糊糊改组一下子罷！「国民党現在實在太醜了！這樣下去便會要被共產党革命了！共產党革命一來，不是大家都要死嗎？依我的話大家馬糊改组一下，亦好騙騙人，延長兩天壽命罷」，但是，施存統這種哀求會有結果麼？不會的！從前多少人哀求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王爺們，联合起來抵制南赤北赤，但有什麼用處？現在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白崇禧李濟琛諸位王爺不是一樣的角色嗎？施存統儘管哀求罷！工農貧民已經在這裡準備着「磨刀霍霍殺豬羊」，我们不客氣了！

我的這樣一篇長得討厭的文字便在此結束了！不過我還要說一句，便是假如施存統念我们老朋友的交情，願意答覆我一篇，千萬不要学你们貴党所謂「陳先生」「吳先生」的胡混，我希望他在答覆我的文中間，至少要說明下列幾点：

一．蔣介石汪精衛陳公博等是屬於那一階級？是不是已經妥協反動？

二、假如真的要改組国民党，應當開除那幾位国民党上層領袖？請大胆的說出姓名來！

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间，是不是有大漢族觀念，東方文化觀念，「千邦進貢萬国来朝」觀念，先覺後覺不覺之區分的觀念，反对工農自動手的觀念？假如說沒有，如何解釋他自己的三民主义講演？假如說有的，是不是亦是你所謂革命的三民主义？

四、所謂工農城市小階級資產联盟，工農城市小資產階級之間，究竟誰領導誰？或者是需要什麼另一階级或另一種人來領導他们？會不會有一個超階級的勢力做領導？

五、中國的民主革命是否要特別加緊反对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既然投降帝国主义封建階級，也明明白白是民主革命運動的大障碍，他只說資產階級不能領導革命，却處處表示出不要反对資產階級的話，是什麼用意？

自然，施存統假如不便於說明这幾点，亦學曾琦從前一樣東扯西拉的混鬧一陣，亦是自由他的！甚至於他，或者是他的朋友(不是！应當說是雇主東家)陳公博等認為我這一篇文字实在不好讓他自由傳佈，使「共党邪說淆亂人心」，仍然請蔣介石厲行«言論封鎖»的辦法，亦是他们「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統治者」權力以內的事！我们只有努力以求工農貧民的民主革命很迅速的成功！到那時自然有一天要與他们這般資產階級的走狗「算賬」！

讀者請看參施存統所作下列各文

一、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現代中国第二卷第一号)

二、對於今後革命的意見(革命評論第一期)

三、城市小資產階級　與民主革命(革命評論第九期)

四、恢復十三年改組精神(革命評論第五期)

五、第三党問題(現代中国第一卷第四期)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Ц. И. К.

16866

Стеклография КУТК. Москва. Волхонка. 16.
Мосгублит. 40452 КУТК. Б124 т. 600 экз. 1929 г.